

著・雨若董・明

補遊西

點校存蟄施

・海上・

店書沫水

一九二九年七月初版發行

· 西游補 ·

實價四角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董 若 雨

校 點 者 施 蟄 存

出 版 者 水 沫 書 店

發 行 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內

水 沫 書 店

## 題記

西遊補十六回，署靜嘯齋主人著，天目山樵序曰南潛所作，蓋出明季烏程董說手。說字若雨，又號俟庵，生於明萬曆庚申年（一六二〇），幼而聰悟，自願先誦圓覺經，次及儒家經籍。十歲能屬文，十三入泮。嘗從黃道周學易，盡得其傳。明亡而後，祝髮入靈岩，自名南潛，字寶雲，號月函，其他別字尚甚夥。其人酷嗜文字，博通三教真詮，每一出遊，輒有書三十摺自隨，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其爲詩亦清澹荒遠，如其爲人，草書尤瑰奇，著作甚多，凡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者，亦其自號也。鈕玉樵觚臚云有豐草

庵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煙香法，柳谷編，河圖掛版，文字障，分野發，詩律表，漢鏡歌發，樂緯，掃葉錄，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宮翼無卷數及漢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有豐草庵詩十八集，可見其富。今唯七國考存山閣叢書中，餘皆湮沒。西遊補一書，度必一時製到，聊以寄意之作。原書卷首云入「三調色蕉扇」之後，敘悟空化齋，爲鯖魚精所迷，漸入夢境，擬尋秦始皇驅山鋒，驅火饑山，徘徊之間，入萬鏡樓，忽被蠱惑。或見過去，或求未來，忽化虞美人，忽作閻羅天子，幸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境。乃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居於「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幻境，皆彼所造。而實則「也無鯖魚者，乃是行者情」。全書主旨，在寫一切境緣人生，幻由自作，而此蠱惑，以情爲甚，故假設情魔，幻作種種迷陣，使悟空

入而不可出，以迷爲悟，以悟爲迷，而實則悟人迷人，乃是自己。終之知情是癡，方始跳出魔障。作者在卷首答問中有曰：「四萬八千年，總是情根纏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著此書之意，作者已昭然言之矣。

或疑此書有「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諸事，因謂是國變之後，隱寓微言而作。然統觀全書，絕少宗社之悲，而意到筆隨，轉頗有調侃明季世風之處。因疑成書之日，尙在明亡以前。作者胸襟灑脫，偶以文字爲遊戲，故書中詩歌，文辭，時文，尺牘，平話，官詞，佛偈，戲曲，無不具體，仍不脫明季才人弄筆結習，未必遂寓禾黍之悲。顧其造事遣辭，則華瞻可讀。幽婉之處，令人淒絕，間以談諧，亦復絕倒。今茲校點行世，亦以其行文俊麗，殊非其並世文人，所可

幾及，誠不忍令其再湮沒無聞耳。

曩聞劉半農先生曾有標點此書之意，久之未見印行。度必貴人多忙，蠹魚生活，早當敝屣。但我頗知常有人至北新書局訊問此書出版未，想欲讀此書者必甚牽累。因憶舊篋中尙存兩本：一是申報館擺印本，一是不知年代木刻本，際此夏日炎炎，遂在北窗下校點一過，爲劉半農先生了却一筆宿債，不知劉先生知之，莫要怪人侵犯主權，加以詞責否。

原書卷首有答問一篇，已遺佚其半，玩其語氣，似爲著者原作。以其揭發作書本意，頗類自序，遂仍其舊，綴之卷末，留遺讀者。此外尙有天目山樵序文，讀西遊補雜記之類，以其卑瑣無甚高論，逕刪去之矣。

一九二九年七月

施蛰存記

##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牡丹紅鱗魚吐氣 | 送冤文猴聖留連 |
| 第二回 | 西方路幻出新唐 | 綠玉殿風華天子 |
| 第三回 | 桃花鉞詔顏玄奘 | 鑿天斧驚動心猿 |
| 第四回 | 一寶開時迷萬鏡 | 物形現處我形亡 |
| 第五回 | 鑲青鏡心猿入古 | 綠珠樓行者攢眉 |
| 第六回 | 半面淚痕真美死 | 一句蘋香楚將愁 |
| 第七回 | 秦楚之際四聲鼓 | 真假夫人一鏡中 |
| 第八回 | 一入未來除六賊 | 半日闍羅決正邪 |
| 第九回 | 秦檜百身難自贖 | 大聖一心皈釋王 |
| 第十回 | 萬鏡臺行者重歸 | 葛藟宮悟空自救 |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君輟目

愁峯頂上抖毫毛

第十二回

關雎殿唐僧墮淚

撥琵琶季女彈詞

第十三回

綠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

第十四回

唐相公應詔出兵

翠繩孃池邊碎玉

第十五回

三更月玄奘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第十六回

虛空尊者呼猿夢

猴聖歸來日半山



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窈文大聖留連

萬物從來只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

敢與世間開眇眼，

肯把江山別立根。

此一回書，鱗魚擾亂，迷惑心猿，總見世界情緣，多是浮雲夢幻。話說唐僧師徒四衆，自從離了火焰山，日往月來，又遇綠春時候。唐僧道：「我四人終日奔波，不知何日得見如來？悟空，西方路上，你也會走過幾遍，還有許多路程？還有幾個妖魔？」行者道：「師

父安心，徒弟們着力，天大妖魔也不怕他。……」說未罷時，忽見前面一條山路，都是些新落花，舊落花，鋪成錦地。竹枝斜處，漏出一樹牡丹，正是：

名花綻放錦成堆，壓盡羣葩敢鬪奇！

細剪明霞迎日笑，弱含芳露向風欹；

雲憐國色來爲護，蝶戀天香去欲遲；

擬向春宮問顏色，玉環嬌倚半酣時。

行者道：「師父，那牡丹這等紅哩！」長老道：「不紅。」行者道：「師父想是春大睡暖，眼睛都熱壞了。這等紅牡丹，還嫌他不紅，師父不如下馬坐着，等我請大藥皇菩薩來替你開一雙光明眼，不要帶了昏花疾病，勉強走路，一時錯走了路頭，不干別人的事。」長老道：「潑猴！你自昏着，倒拖我昏花哩。」行者道：「師父既不服昏，爲何

說牡丹不紅？」長老道：「我未曾說牡丹不紅，只說不是牡丹紅。」行者道：「師父，不是牡丹紅，想是日色照着牡丹，所以這等紅也。」長老見行者說着日色，主意越發遠了。便罵：「呆猴子！你自家紅了，又說牡丹，又說日色；好不牽扯閒人。」行者道：「師父好笑！我的身上是一片黃花毛，我的虎皮裙又是花斑色，我這件直裰又是青不青，白不白的，師父在何處見我紅來？」長老道：「我不說你身上紅，說你心上紅。」便叫：「悟空，聽我偈來！」便在馬上說偈兒道：

牡丹不紅， 徒弟心紅； 牡丹花落盡， 正與未開同。

偈兒說罷，馬走百步，方纔見牡丹樹下，立着數百眷紅女，簇擁一團，在那裏探野花，結草卦；抱女攜兒，打情罵俏。忽然見了東來和尚，盡把袖兒掩口，嘻嘻而笑。長老胸中疑惑，便叫：「悟空，我們另覓枯徑去罷，如此青青春野，恐一班變童弱女，又不免惹事纏

人。」行者道：「師父，我一向有句話要對你說，恐怕一時衝撞，不敢便講。師父，你一生有兩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禪。多用心者，如你怕長怕短的便是，文字禪者，如你歌詩論理，談古證今，講經說偈的便是。文字禪無關正果，多用心反召妖魔；去此二病，好上西方。」長老只是不快。行者道：「師父差矣，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共此一條路，只要兩條心。」唐僧聽說，鞭馬上前。不想一簇女郎隊裏，忽有八九個孩童跳將出來，團團轉打一座男女城，把唐僧圍住，凝眼而看，看罷亂跳，跳罷亂嚷；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本性好靜，那受得兒女牽纏，便把善言勸他，再不肯去。叱之，亦不去。只是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無可奈何，只得脫下身上衲衣，藏在包袱裏面，席草而坐。那些孩童也不管他，又嚷道：「你這一色百家衣捨與我罷，你不

與我，我到家裏去叫娘做一件青頰色，斷腸色，綠楊色，比翼色，晚霞色，燕青色，醬色，天玄色，桃紅色，玉色，蓮肉色，青蓮色，銀青色，魚肚白色，水墨色，石藍色，蘆花色，綠色，五色，錦色，荔枝色，珊瑚色，鴨頭綠色，迴文錦色，相思錦色的百家衣，我也不要你的一色百家衣了。」長老閉目，沉然不答。八戒不知長老心中之事，還要去弄男弄女，叫他乾兒子，濕兒子，討他便宜哩。行者看見，心中焦躁，耳朵中取出金箍棒，拿起亂趕，嚇得小兒們一個個踢腳絆手走去。行者還氣他不過，登時追上，掄棒便打，可憐螞蟻桃顏，化作春駒野火！你看牡丹之下，一簇美人，望見行者打殺男女，慌忙棄下探花籃，各人走到洞邊，取了石片來迎行者。行者顏色不改，輕輕把棒一撥，又掃地打死了。原來孫大聖雖然勇鬪，卻是天性仁慈，當時棒納耳中，不覺涕流眼外；自怨自艾的道：「天！天！悟

空自皈佛法，閉情束氣，不曾妄殺一人，今日忽然忿激，又害了不妖精不強盜的男女長幼五十餘人！忘卻罪孽深重哩。」走了兩步，又害怕起來道：「老孫只想後邊地獄，蚤忘記了現前地獄，我前日打殺得個把妖精，師父就要念咒！殺得幾個強盜，師父登時趕逐；今日師父見了這一干屍首，心中惱怒，把那話兒咒子萬一念了一百遍，堂堂孫大聖就弄做個剝皮獼猴了，你道像什麼體面？」終是心猿智慧，行者高明；此時又想出個意頭，以爲我們老和尚是個通文達藝之人，卻又慈悲太過，有些耳朵根軟，我今日做起一篇送冤文字，造成哭哭啼啼面孔，一頭讀，一頭走。師父若見我這等啼哭，定有三分疑心，叫：「悟空，平日剛強何處去？」我只說：「西方路上有妖精。」師父疑心頓然增了七分，又問我：「妖精何處？叫做何名？」我只說：「妖精叫做打人精，師父若不信時，只看一班男女，個個做了血屍精靈，」師

父聽得妖精利害，膽戰心驚。八戒道：「散了火罷，」沙僧道：「胡亂行行。」我見他東橫西豎，只得寬慰他們一句道：「全賴靈山觀世音，妖精洞裏，如今片瓦無存。」

行者登時拾石爲研，折梅爲筆；造泥爲墨，削竹爲簡；寫成送冤文字，扯了一個秀才袖式，搖搖擺擺，高足闊步，朗聲誦念。其文曰：

維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五珠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門下徒弟第一人，水簾洞主，齊天大聖，天宮反寇，地府豪賓；孫悟空行者，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饒於無讎無怨春風裏男女之幽魂，曰：嗚呼！門柳變金，庭蘭孕玉；乾坤不仁，青蘆勿殺。胡爲乎三月桃花之水，環佩湘飄；九天白鶴之雲，蒼茫烟鎖。嗟！

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爲君恨之。雖然，走龍蛇於銅棟，室裏臨  
罃；哭風雨於玉琴，樓中嘯虎；此素女之周行也，胡爲乎春袖紅  
兮春草綠，春日長兮春壽促；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君。嗚  
呼！竹馬一里，螢燈半幃；造化小兒，宜弗有怒。胡爲乎洗錢未  
賜，飛鳥烏而浴西淵；雙柱初紅，服鵝衣而遊紫谷。嗟！鬼耶！其  
送汝耶？余竊爲君恨之。雖然，七齡孔子，帳中鳴蟋蟀之音；二八  
曾參，階下拜游枝之獻；胡爲乎不講此正則也？剪玉南疇，碎荷東  
浦；浮絳之棗不袖，垂乳之桐不哺；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  
君。嗚呼！南北西東，朱賦招魂之句；張錢徐趙，難占古塚之碑；  
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爲君恨之。

行者讀罷，早已到了牡丹樹下。只見師父垂頭而睡，沙僧八戒枕



石長眠。行者暗笑道：「老和尚平日有些道氣，再不如此昏倦，今日只是我的飛星好，不該受念咒之苦。」他又摘一根草花，卷成一團，塞在豬八戒耳朵裏，口裏亂嚷道：「悟能休得夢想顛倒！」八戒在夢裏哼哼的答應道：「師父你叫悟能做什麼？」行者曉得八戒夢裏認他做了師父，他便變做師父的聲音，叫聲：「徒弟，方纔觀音菩薩在此經過，叫我致意你哩。」八戒閉了眼，在草裏哼哼的亂滾道：「菩薩可會說我些背麼？」行者道：「菩薩怎麼不說，菩薩方纔評品了我，又評品了你們三箇；先說我未能成佛，教我莫上西天，說悟能決能成佛，教他獨上西天，悟淨可做和尚，教他在西方路上乾淨寺裏修行。菩薩說罷三句，便一眼看着你道：「悟能這等好困，也上不得西天，你致意他一聲，教他去配了真真愛愛憐憐。」八戒道：「我也不要西天，也不要憐憐；只要半日黑甜甜。」說罷又哼的一響，好如牛吼。行者

見他不醒，大笑道：「徒弟，我先去也。」竟往西邊化飯去了。

##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

自此以後，悟空用盡千般計，祇望迷人卻自迷。卻說行者跳在空中，東張西望，尋個化飯去處。兩個時辰，更不見一人家，心中焦躁，正要按落雲頭，回轉舊路，忽見十里之外，有一座大城池。他就急急趕上看時，城頭上一面綠錦旗，寫幾個飛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

行者驀然見了「大唐」兩字，嚇得一身冷汗。思量起來：「我們走上西方，爲何走下東方來也？決是假的，不知又是甚麼妖精可惡！」他又轉一念道：「我聞得周天之說，天是團團轉的。莫非我們把西天走盡，如今又轉到東來？若是這等，也不怕他，只消再轉一轉，便是西

天，或者是真的。」他即時轉一念道：「不真！不真！既是西天走過，佛祖慈悲，爲何不叫我一聲？況且我又見他幾遍，不是無情少面之人，還是假的。」當時又轉一念道：「老孫幾乎自家忘了！我當年在水簾洞裏做妖精時節，有一兄弟喚做碧衣使者，他曾送我崑崙別紀一書，上有一段云：「有中國者，本非中國，而摹中國之名，故冒其名也。」這個所在，決是西方冒名之國，還是真的。」頃刻間，行者又不覺失聲嚷道：「假假假假假！他既是摹中國，只該覓寫中國，如何却寫大唐？况我師父常常說：大唐皇帝是簇簇新新的天下，他却如何便曉得了，就在這裏改標易幟？決不是真的！」躊躇半日，更無一定之見。行者定睛決志，把下面看來，又見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十四字。他便跳跳嚷嚷在空中罵道：「亂言亂言！師父出大唐境界，到今日也不上二十年，他那裏難道就過了幾百年？師父又

是肉胎血體，纔是出入神仙洞，往來蓬島天；也與常人一般過日，爲何差了許多？決是假的！」他又想一想道：「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個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個都換到了。或者是真的。」行者此時，真所謂疑團未破，思議空勞；他便按落雲端，念動真言，要喚本方土地問個消息。念了十遍，土地只是不來。行者暗想：「平時略略念動，便抱頭鼠伏而來。今日如何這等？事勢急了，且不要責他，但叫值日功曹自然有個分曉。行者又叫：『功曹兄弟們何在？』望空叫了數百聲，絕無影響。行者大怒，登時現出大鬧天宮身子，把棒幌一幌，像釘口粗，又縱身跳起空中，亂舞亂跳。跳了半日，也無半個神明答應。行者越發惱怒，直頭奔上靈霄，要見玉帝，問他明白。却纔上天，只見天門緊閉。行者叫：『開門！開門！』有一人在天裏答應道：『這樣不知縵急奴才！吾家靈霄殿已被人偷去，無天可上。』又

聽得一人在榜笑道：「大哥，你還不知哩，那靈霄殿爲何被人偷去，原來五百年前，有一孫弼馬溫大鬧天宮，不會奪得靈霄殿去，因此懷恨，搆成黨與，借取經之名，交結西方一路妖精，忽然一日妖精們用些巧計，偷出靈霄，此卽兵法中「以他人攻他人，無有弗勝」之計也。獅獅兒到是智囊，可取，可取。」行者聽得，又好笑，又好惱；他是心剛性急的人，那受得無端搶白，越發拳打腳踢，只叫「開門！」那裏邊人又道：「若畢竟要開天門，權守五千四十六年三個月，等吾家靈霄殿造成，開門迎接尊客何如？」

却說行者指望見了玉帝，討出靈文紫字之書，辯清大唐真假，反受一番大辱，只得接落雲頭，仍到大唐境界。行者道：「我只是認真而去，看他如何罷了。」卽時放開懷抱，走進城門。那守們的將士道：「新天子之令：「凡異言異服者擊斬。」小和尚，雖是你無家無

室，也要自家保個性命兒。」行者拱拱手道：「長官之言，極爲相愛。」即時走出城門，變做粉蝶兒，飛一個「美人舞」，再飛一個「琵琶」，頃刻之間，早到五花樓下。即時飛進玉闌，歇在殿上，真是瓊樞繞駕，青閣纏雲；神仙未見，洞府難摹者也。

天回金氣合，星順玉衡平；

雲生翡翠殿，日麗鳳凰城。

行者觀看不已。忽見殿門額上有「綠玉殿」三個大字，傍邊注着一行細字：「唐新天子風流皇帝元年二月吉旦立」殿中寂然，只有兩邊壁上，墨跡兩行，其文曰：

唐未受命五十年，大國如斗；唐受天命五十年，山河飛而星月走。新皇帝受命萬萬年，四方唱周宣之詩。小臣張邱謹祝。

行者看罷，暗笑道：「朝廷之上，有此等『小臣』，那得皇帝不風流。」說罷時，忽然走出一箇宮人，手拿一柄香竹箒，掃着地土，口中自言自語的道：「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綠玉嬪如今變做眠仙閣哩。昨夜我家風流天子替傾國夫人暖房擺酒，在後園飛翠宮中酣飲了一夜。初時取出一面『高唐鏡』，叫傾國夫人立在左邊，徐夫人立在右邊；三人並肩照鏡。天子又道：『兩位夫人嫵致。』傾國夫人又道：『陛下標致。』天子回轉頭來，便問我輩宮人，當時三四百箇貼身宮女，齊聲答應：『果然是絕世郎君！』天子大悅，便迷着眼兒，飲一大觥。酒半酣時，起來看月，天子便開口笑笑，指着月中嫦娥道：「此是朕的徐夫人。」徐夫人又指着絨女牛郎說：「此是陛下與傾國夫人。今夜雖是三月初五，卻要預借七夕哩。」天子大悅，



又飲一大觥。一個醉天子，面上血紅，頭兒搖搖，腳兒斜斜，舌兒嚅嚅，不管三七念一，二七十四，一橫橫在徐夫人的身上。傾國夫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個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腳跟。又有徐夫人身邊一個繡女，忒有情興，登時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後，輕輕插在天子頭上，做個醉花天子模樣。這等快活，果然人間蓬島！只是我想將起來，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風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宮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不要論秦漢六朝，便是我先天子，中年好尋快活，造起珠雨樓臺。那個樓臺真造得齊齊整整，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四邊青瑣弔窗。北邊一個圓霜洞，望見海日出沒。下面踏腳板，還是金鑵紫香檀。一時翠面芙蓉，粉肌梅片，蟬衫麟帶，蜀管吳絲，見者無不目艷，聞者無不心動。昨日正宮娘娘叫我往東花園掃地，我在短牆望望，只見一座珠雨樓臺，一望荒草，再望

雲烟；鴛鴦瓦三千片，如今弄成千千片；走龍梁，飛蟲棟，十字樣架起。更有一件好笑，日頭兒還有半天，井裏頭松樹邊便移出幾燈鬼火，仔細觀着，到底不見一個歌童，到底不見一個舞女；只有三兩隻杜鵑兒，在那裏一聲高，一聲低，不絕的啼春雨。這等看將起來，天子庶人，同歸無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塵。舊年正月元宵，有一個松羅道士，他的說話，到有些悟頭。他道：「我風流天子喜的是畫中人，愛的是圖中景。」因此進一幅畫圖，叫做「驪山圖」。天子問：「驪山在否？」道士便道：「驪山壽短，只有二千年。」天子笑道：「他有了二千年也殺了。」道士道：「臣只嫌他不湫成些，土木驪山二百年，口舌驪山四百年，楮墨驪山五百年，青史驪山九百年，零零碎碎，湊成得二千年。」我這一日當班，正正立在那道士對面，一句一句都聽得明白，歇了一年多，前日見個有學問的宮人，話起這來「驪

「山關」便是那用「驅山鑿」的秦始皇帝墳墓哩。」話罷掃掃；掃罷話話。「行者突然聽得「驅山鑿」三字，暗想：「山如何驅得？我若有這個鑿子，送着有妖精的高山，預先驅了他去，也落得省些氣力。正要變做一個承值官兒模樣，上前問他「驅山鑿子」的來由，忽聽得宮中大吹大擂。……」

原书空白页

### 第三回 桃花鉞詔頒玄奘 鑿天斧驚動心猿

行者聽得宮中奏樂，即時飛進虎門，過了重樓疊院，走到一箇雕青軒子，圍圍簇簇擁公卿，當中坐着天子。歇不多時，只見新天子忽然失色對衆官道：「朕昨日石皇唐寶訓，有一段云：『唐僧陳玄奘妄以繙子，惑我先王，門生弟子，盡是水簾石澗之流；錫杖檀盂，變爲木柄金籠之具。四十年後，率其徒衆，犯我疆土，此大敵也。』又有一段云：『五百年前，有孫悟空者，曾反天宮，欲捉玉帝而坐之塔下。天命未絕，佛祖鎮之，天且如此而況於人乎？然而唐僧納爲第一徒弟者，何也？欲以西方之遊，肇東南之伯；倚猿馬之威，壯鯨鯢之勢。』朕看此書，有些害怕。今遣總戎大將趙成望西方而去，斬了唐

僧首級回來，當時又赦他徒衆，令其四散，自然無事。尙書僕射李曠出班奏道：「禿臣陳玄奘不可殺他，倒可用他。可用他殺他，不可用他人殺他。」既對，新天子叫將士在喪師庫中取出飛蛟劍，吳王刀，碣石鉤，雷花戟，五雲寶雕皮，烏馬冑，銀魚甲，飛虎玉帳幃，堯舜大旗，桃花劍，九月斧，玻璃月鏡盞，飛魚紅金袍，斬魔晶線履，七星扇，同着一幅寶纒詔書封上，飛送西天殺青掛印大將軍御弟陳玄奘。詔曰：

大將軍碧節之清，朱絲之直，昨寄路諸侯，走馬宗國，競奏將軍雄武，使西方天下，人魚結舌而海蜃無氣。草陪華歷之代，闕見其人，朕之素慕，聽詞美良，轉目西山，悲哉而嘆矣！今夫西賊星函，闕徹日來，蓋天厭別離，而飛錫之歸期也。將軍何不躍素池而彈慧劍，擬墨緇而傾智囊；綠林如練，玄日無烽；然後朕以一尺素

東將軍之馬首。此日雕戈銀甲，他時蟲帳蛟圖；若乃崑崙銅柱，難刊墮淚碑文；天璽金繩，誰賦歸來辭句；惟大將軍一思之，二思之。且夫朕之厭珊瑚弓，碧玉矢者久矣！

叫宮中取出瓏琥節，同付使者。使者得了聖旨，拿着瓏琥節，捧着欽賜印詔，飛馬出城。

行者大驚，又恐生出事來，連累師父，不敢做聲。登時趕上，飛一個「梅花落」，出了城門，現原身望望使者，使者早已不見。行者發苦恨，須臾悶倒。

卻說行者不曾辨得新舊真假，平空裏又見師父要做將軍，又驚又駭，又愁又悶；急跳身起來，去看師父下落。忽然聽得天上有人說話，慌忙仰面看，看見四五百人持斧操斤，輪刀振臂；都在那裏鑿天。行者心中暗想：他又不是值日功曹，面貌又不是惡曜凶星，明明

是下界平人，如何卻在這里幹這樣勾當？若是妖精變化惑人，看他身上又無惡氣。思想起來，又不知是天生痒疥，要人搔背呢？不知是天生多骨，請個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不知是嫌天舊了，鑿去舊天，要換新天？還是天生帷障，鑿去假天，要見真天？不知是天河壅漲，在此下瀉呢？不知是重修靈霄殿，今日是黃道吉日，在此動工哩？不知還是大喜風流，教人千雕萬刻，鑿成錦繡畫圖？不知是玉帝思凡，鑿成一條御路，要常常下來？不知天血是紅的，是白的？不知天皮是一層的，兩層的？不知鑿開天胸，見天有心，天無心呢？不知天心是偏的，是正的呢？不知是嫩天，是老天呢？不知是雄天，是雌天呢？不知是要鑿成倒掛天山，賽過地山哩？不知是鑿開天口，吞盡閻浮世界哩？就是這等，也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待我上前問問，便知明白。



行者當時高叫：「整天的長官，你是那一國王部下？爲何幹此奇勾當？」

那些人都放了刀斧，空中施禮道：「東南長老在上，我們一千人叫做「踏空兒」，住在金鯉村中。二十年前，有個游方道士，傳下踏空法兒，村中男女俱會書符說咒，駕斗翔雲；因此就改金鯉村叫做踏空村。養的男女，都叫做「踏空兒」，弄得無一處不踏空了。誰想此地有個青世界天王，別號小月王，近日來個取經和尚，卻是地府家寶，天宮反寇，齊天大聖，水簾洞主孫悟空行者第二個師父，大唐正統皇帝勅賜百寶袈裟，五花錫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這個法師俗姓陳，果然清清謹謹，不茹葷飲酒，不詐眼偷花；西天頗也去得。只是孫行者肆行無忌，殺人如草，西方一帶，殺做飛紅血路，百姓言之，無不切齒痛恨，今有大慈國王，苦憫衆生，竟把西天大路，

鑄成通天青銅壁，盡行夾斷，又道孫行者會變長變短，通天青銅壁邊，又布六萬里長一張相思網，如今東天西天，截然兩處，舟車水陸，無一可通。唐僧大慟，行者腳震，逃走去了。八戒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僧是第三個徒弟，只是一味哭了。唐僧坐下的白馬，草也不喫一口了。當時唐僧忙亂場中，立出一個注意，便叫：「二徒弟，不要慌；三徒弟，不要慌；他還鞭動白馬，奔入青青世界。小月王一見了他，想是前世姻緣，便像一個身子兒相好，把青青世界堅執送與那和尚，那和尚又堅執不肯受，一心要上西天。小月王貼上去，那和尚推開來，貼貼推推，過了數日。小月王無可奈何，便請國中大臣，同來商議。有一大賢，心生一計，只要四方搜尋鑿天之人，鑿開天時，請陳先生一躍而上，送往玉皇殿上，討了關文，直頭到西天，此大妙之事也。小月王半愁半喜，當時點起人馬，遍尋鑿天之人，正撞着我

一千人在空中捉雁。那些人馬簇擁而來，有一個金甲將軍，亂點亂觸道：「正是鑿天之人了，正是鑿天之人了，」一班小卒，把我們圍住，個個拏來被枷帶鎖，送上小月王。小月王大喜，叫手上人開了枷，去了鎖；登時取出花紅酒，賞了我們，強逼我們鑿天。人言道：「會家不忙，忙家不會」，我們別樣事倒做過，鑿天的斧頭却不會用慣。今日承小月王這等相待，只得磨快刀斧，強學鑿天，仰面多時，頸痛，踏空多時，脚酸。午時光景，我們直鑿到申時，纔鑿得天縫開，那裏曉得又鑿着了玉帝殿下，不知不覺把一箇靈霄殿光油油，骨碌碌從天縫中滾下來。天上大驚小怪，半日纔定。却是我們星辰吉利，自家做事，又有那別人當罪。當時天裏嚷住，我們也有些恐怕，側耳而聽，只聽得一個叫做太上老君，對玉帝說：「你不要氣，你不要急；此事豈非別人幹得，斷然是孫行者，弼馬溫，狗奴才小兒，如今這動天

兵，又恐生出事來，不若仍求佛祖，再壓他在五行山下，還要替佛祖講過，以後決不可放他出世。」我們聽得，曉得脫了罪名，想將起來，總之別人當的罪過。又到這裏放膽而鑿，料得天裏頭也無第二個靈霄殿滾下來了。只是可憐孫行者，下界西方路上又恨他，上界又怨他；佛祖處又有人送風，觀音見佛祖怪他，他決不敢睜眼，看他走到那裏去？」

傍邊一人道：「啐！孫糊猴有甚可憐，若無糊猴這狗奴才，我們爲何在這裏勞苦？」

那些執斧操斤之人，都嚷道：「說得是，我們罵他！」

只聽得空中火沸，盡叫弼馬溫，偷酒賊，偷藥賊，偷人參果的強盜，無賴糊猴，妖精，一人一句，罵得孫行者金睛曖昧骨酥麻。

#### 第四回 一寶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處我形亡

却說行者受此無端謗議，被了辱罵，重重怒起，便要上前廝殺。

他又心中暗想：我來的時節，師父好好坐在草裏，緣何在青青世界？

這小月王斷然是个妖精，不消說了。好行者竟不打話，一往便跳，剛纔轉个灣兒，劈面撞着一座城池。城門額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之文，却是「青青世界」四個字。兩扇門兒，半開半掩。行者大喜，急急走進。只見湊城門又有危牆兀立，東邊跑到西邊，西邊跑到東邊；却無一寶可進。行者笑道：「這樣城池，難道一個人也沒有？既沒有人，却又爲何造牆？等我細細看去。」有了半晌，實無門路。他又惱將起來，東撞西撞，上撞下撞，撞開一塊青石皮，忽然絆跌，落在一個

光明去處。行者定睛一看，原來是個琉璃樓閣，上面一大片琉璃作蓋，下面一大片琉璃踏板，一張紫琉璃榻，十張紫色琉璃椅，一隻粉琉璃桌子，桌上一把墨琉璃茶壺，兩隻翠藍琉璃鍾子。正前八扇青琉璃窗，盡皆閉着，又不知打從那一處進來。行者奇駭不已，摸頭忽見四壁都是寶鏡砌成，圍圍有一百萬面，鏡之大小異形，方圓別製，不能細數，粗陳其概：

天皇獸紐鏡，白玉心鏡，自疑鏡，花鏡，風鏡，雌雄二鏡，紫錦荷花鏡，水鏡，冰臺鏡，鐵面芙蓉鏡，我鏡，人鏡，月鏡，海南鏡，漢武悲夫人鏡，青鎖鏡，靜鏡，無有鏡，秦李斯銅篆鏡，鸚鵡鏡，不語鏡，留容鏡，軒轅正妃鏡，一笑鏡，枕鏡，不留聲鏡，飛鏡。

行者道：「倒好耍子！等老孫照出百千萬億模樣來。」走近前來

照照，却無自家影子，但見每一鏡子裏面，別有天地，日月，山林。行者暗暗稱奇，只用帶草看法，一覽而盡。忽聽耳朵邊一人高叫：「孫長老。別了多年無恙？」行者左顧右顧，並無一人，樓上又無鬼氣，聽他聲音，又不在別處。正疑惑間，忽見一獸鈕方鏡中，一人手執銅叉，凌鏡而立，又高叫道：「孫長老不須驚怪，是你故人。」行者上前看道：「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那人道：「我姓劉名伯欽，當年五行山下，你出來的時節，我也効一臂之力。頓然忘記，人情可見！」行者慌忙長揖道：「萬罪！太保恩人，你如今作何事業？爲何却同那這裏？」伯欽道：「如何說个「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不同不同！」行者道：「既是不同，如何相見？」伯欽道：「你却不知，小月王造成萬鏡樓臺，有一鏡子，管一世界，一草，一木，一動，一靜，都入鏡中。隨心看去，應目而來，

故此樓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轉一念時，正要問他唐天子消息，辨出新唐真假。忽見黑林中走出一個老婆婆，三兩個劬斗，把伯欽推進，再不出來。

行者快快自退，看看日色早已夜了，便道：「此時將暗，也尋不見師父。不如把幾面鏡子細看一回，再作料理。」當時從天字第一號看起，只見鏡裏一人，在那裏放榜，榜文上寫着：

第一名廷對秀才柳春

第二名廷對秀才烏有

第三名廷對秀才高未明

頃刻間便有千萬人擠擠擁擁，叫叫呼呼，齊來看榜。初時但有喧鬧之聲，繼之以哭泣之聲，繼之以怒罵之聲。須臾，一簇人兒，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去碎鴛鴦瓦硯，也有首髮如蓬，被父母



師長打趕，也有開了親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場，也有拔珠釵劍自殺，被一女子奪住，也有低頭呆想，把自家廷對文字三迴而讀，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頭吐紅血，也有幾個長者，費些買春錢，替一人解悶，也有獨自吟詩，忽然吟一句，把腳亂踢石頭，也有不許僮僕報榜上無名者，也有外假氣悶，內露笑容，若曰應得者，也有真悲真憤，強作喜容笑面。獨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換新衣新履，或強作不笑之面，或壁上題詩，或看自家試文，讀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掉歎，或故意說試官不濟，或強他人看刊榜，他人心雖不欲，勉強看完，或高談闊論，話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陳除夜夢識，或云這番文字不得意。不多時，又早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樓上搖頭誦念，榜有一少年問道：「此文爲何甚短？」那念文的道：「文章是長的，吾只選他好句子抄來。你快來同看，學些法則，

明年好中哩。」兩個又便朗聲讀起其文曰：

振起之絕業，扶進之人倫。學中之異景，治理之完神。何則？此境已如混沌之不可追，此理已如呼吸之不可去。故性體之精未洩，方策之爐皆靈也。總之，造化之元工，槩不得望之中庸以下；而鬼神之默運，嘗有以得之寸掬之微。

孫行者呵呵大笑道：「老孫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爐中，聽得老君對玉史仙人說着：「文章氣數，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謂之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純地運，謂之中盛。此後五百年，該是水雷運，文章氣短而身長，謂之小衰。又八百年，輪到山水運上，便壞了！便壞了！」當時玉史仙人便問：「如何大壞？」老君道：「哀哉！一班無

耳，無目，無舌，無鼻，無手，無腳，無心，無肺，無骨，無筋，無血，無氣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張紙，蓋棺卻無兩句書；做的文字，更有蹊蹺混沌，死過幾萬年，還放他不過。堯舜安坐在黃庭內，也要牽來。呼吸是清虛之物，不去養他，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寶，不去靜他，却去動他。你道這個文章叫做什麼？原來叫做「紗帽文章」，會做幾句，便是那人福運，便有人擡舉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當時老君說罷，只見玉史仙人含淚而去。我想將起來，那第一名的文字，正是山水運中的文字哩。我也不要管他，再到天字第二號去看。」

原书空白页

## 第五回 鏤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攢眉

卻說行者看天字第一號，一面鏤青古鏡之中，只見紫栢大樹下，立一石碑，刊着「古人世界原係頭風世界隔壁」十二箇篆字。行者道：「既是古人世界，秦始皇也在裏頭，前日新唐掃地官人說，他有箇驅山鐸，等我一把扭住了他，搶這鐸來，把西天路上千山萬壑掃盡，趕去妖精也無處藏身，強盜也無處着落了。」發時變作一個銅裏蛙蟲，望鏡面上爬定着實，蛙了一口，蛙穿鏡子。忽然跌在一所高臺，聽得下面有些人聲。他又不敢現出原身，仍舊一個蛙蟲，隱在綠窗花縫裏竊探。原來古人世界中，有一美人，叫做綠珠女子。鎮日請賓宴客，鼓酒吟詩；當時費了千心萬想，造成百尺樓臺，取名握香臺。當

當日，有個西施夫人，絲絲小姐回來賀新臺。綠珠大喜，卽盪酒筵，擺在握香臺上，以敘姊妹之情。正當中坐着絲絲小姐，右邊坐着綠珠女，左邊坐着西施夫人，一班扇香鬢子的丫頭，進酒的進酒，攀花的攀花，捧色盆的捧色盆，擁做一堆。行者在縫裏，便生巧詐，卽時變作丫頭模樣，混在中間。怎生打扮？

洛神鬢，祝姬眉；

楚王腰，漢帝衣；

上有秋風墜，下有蓮花盃。

只見那些丫頭嘻嘻的都笑將起來道：『我這握香臺，真是個握香臺？這樣標致女子，不住在屋裏，也趕來。』又有一個丫頭對行者道：『姐姐，你見綠珠也未？』行者道：『大姐姐，我是新來人，領我去見見便好。』那丫頭便笑嘻嘻的領見了綠娘。綠娘大驚，歎歎道：

下淚來，便對行者道：「虞美人許多時不相見，玉顏愁動，却是爲何？」行者暗想：奇怪！老孫自從石匣生來，到如今不曾受男女輪迴，不曾入烟花隊裏，我幾時認得甚麼綠娘？我幾時做過泥美人，銅美人，鐵美人，草美人來？既然她這等說，也不要管我是虞美人不是虞美人，要子一回倒有趣。正叫做「將錯就錯」。只是一件，既是虞美人了，還有虞美人配頭，倘或一時間及，驢頭不對馬嘴，就要弄出本色來了。等我探他一探，尋出一個配頭，纔好上席。

綠娘又叫：「美人，快快登席！杯中雖淡，却好消悶。」行者當時便做個風雨淒涼面，對綠娘道：「姐姐，人言道：『酒落歡腸』，我與丈夫不能相見，雨絲風片，刺斷人腸久矣，怎能設下咽！」綠娘失色道：「美人說那裏話來！你的丈夫就是楚伯王項羽，如今現同一處，爲何不能相見？」行者得了「楚伯王項羽」五字，便隨口答應道：

「姐姐，你又不知如今的楚王，不比前日楚王了。有一宮中女娃，叫成楚騷，千般百樣，惹動丈夫，離間我們夫婦。或時步月，我不看池中水藻，她便倚着闌干，徘徊如想，丈夫又道她看得媚。或時看花，我不叫辦酒，她便房中捧出一個冰紋壺，一壺紫花玉露，進上，口稱千歲恩爺，臨去只把眼兒亂轉，丈夫也做個花眼送他。我是一片深情，指望鴛鴦無底，見他兩個把我做關板上貨，我那得不生悲怨，那時丈夫又道我不採他，又道難爲了楚騷，見在床頭取下劍囊，橫在背上，也不叫跟隨人，直頭自去，不知往那裏走了。是二十日前去的，半月有餘，尚無音耗。」說罷大哭。綠娘見了，淚濕羅衫半袖。西施，絲絲，一齊愁嘆。便是把酒壺的侍女，也有一肚皮眼淚，嘈嘈嘖嘖，痛上心來。正是：「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轉轉愁。」

四人方纔坐定，西施便道：「今夜美人不快，我三人宛轉解他，



不要助悲。」登時取六隻色子，拿在手中，高叫：「筵中姊妹聽令：第一擲無么，各要歌古詩一句。第二擲無二，要各人自家招出雲情兩意。第三擲無三，本席自罰一大觥，飛送一客。」西施望空擲下，高叫：「第一擲無么。」綠珠轉出嬌音，歌詩一句：

夫君不來涼夜長。

絲絲大讚笑道：「此句雙關得妙。」她也歌詩一句：

玉人環佩正秋風。

行者當時暗想：這回兒要輪到老孫哩。我別的文字，恰也記得幾句，說起詩字，有些頭痛。又不知虞美人會詩的不會詩的。若是不會詩是還好，若是會的，卻又是有頭無尾了。綠娘只叫：「美人歌句。」行者便似謙似推，似假似真的應道：「我不會做詩。」西施笑道：「美人詩選，已遍中原，便是三尺孩童，也知虞美人是能詞善賦之

才，今日這等推托！」行者無奈，只得仰面搜索，呆想半日，向席上道：「不用古人成句，好麼？」綠娘道：「此事要問令官。」行者又問西施，西施道：「這又何妨，美人做出來，便是古人成句了。」衆人側耳而聽，行者歌詩一句：

懺悔心隨雲雨飛。

綠娘問絲絲道：「美人此句如何？」絲絲道：「美人的詩，那個敢說他不好，只是此句帶一分和尚氣。」西施笑道：「美人原做了半月雌和尚？」行者道：「不要嘲人，請令官過盆。」西施慌忙送過色盆于綠娘。綠娘舉手擲下，高叫：「第二擲無二。」西施便道：「你們好招，我卻難招。」綠娘問：「姐姐，你有甚麼難招？」西施道：「呸！故意羞人，難道不曉得我是兩個丈夫的？」綠娘道：「前前通是異姓骨肉，有何妨礙？妹子有一道理，請姐姐招一句吳王，招一句

范郎。西施聽得，應口便招：

范郎；柳溪青歲，吳王；正關紅顏。

范郎；崑崙日誓，吳王；梧桐夜眠。

范郎；五湖怨月，吳王；一醉愁天。

綠珠聽罷，鼓盞自招：

妾珠一斗，妾淚萬石；

今夕握香，他年傳雪。

綠珠一字一歎，西施高叫：「大罰！我要招出快活來，卻招出不快活來。」綠娘謝罪，領了罰酒。那時絲絲便讓行者，行者又讓絲絲，推來推去，半日不招。綠娘道：「我又有一法，絲絲姐說一句，美人說一句罷。」西施道：「使不得！楚霸王雄風趕趕，沈玉郎軟緩溫存；那裏配得來。」絲絲笑道：「不妨，她是她，我是我，待我先

招。」絲絲道：

泣月南樓。

行者一時不檢點，順口招道：

拜佛西天。

絲絲指着行者道：「美人，想是你意思昏亂了。爲何要拜佛西天起來？」行者道：「文字艱深，便費詮解。天者，夫也。西者，西楚也。拜者，歸也。佛者，心也。蓋言歸心於西楚丈夫。他雖厭我，我只想他。」絲絲讚嘆不已。行者恐怕席上久了，有誤路程，便佯醉欲嘔。西施道：「第三擲不消擲，去看月罷。」

當時筵席便散，四人步下樓來，隨意踏些野花，弄些水草。行者一心要尋秦始皇，便使箇脫身之計，只叫：「心痛，難忍！難忍！放我歸去罷。」絲絲道：「心痛是我們常事，不必憂疑，等我叫人請妓

公公來，替美人看脈。」行者道：「不好，不好！近日醫家最不可近，專要弄死活人，弄大小病，調理時節，又要速奏功效，不顧人性命，脾氣未慤，便服參朮，終身受他的累了。還是歸去。」綠娘又道：「美人歸家，不見楚王，又要抱悶，見了楚騷，又要恨。心病專忌悶恨。」姊妹們回來留住行者，行者堅執不肯住下。綠娘見他病急，又留他不住，只得叫四個貼身侍兒，送虞美人到府。行者做個捧心睡眼面，別了姊妹，四個侍兒扶着行者，遞下了百尺握香臺，往一條大路而走。行者道：「你四人回去罷了，千萬替我謝聲，并致意夫人，小姐，明日相會。」女使道：「方纔出門時節，綠娘分付一齊送到楚王府。」行者道：「你果然不肯回麼？看棒！」一條金箍棒，早已拔在手中，用力一撥，四個侍兒打爲紅粉。

行者即時現出原身，擡頭看看，原來正是女媧門前。行者大喜

這：「我家的天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鑿開，昨日反抱罪名在我身上，雖是老君可惡，玉帝不明，老孫也有一件不是，原不該五百年前，做出話柄。如今且不要自去投到。聞得女媧久慣補天，我今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方纔哭上靈霄，洗個明白，這機會甚妙。」

走近門邊，細細觀看，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門上貼一紙頭，寫着：「二十日到軒轅家閑話，十日乃歸。有慢會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罷，回頭就走，耳朵中只聽得雞聲三唱，天已將明，走了數百萬里，秦始皇只是不見。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真美死 一句蘋香楚將愁

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也有賊哩，滿面塗了烏煤，在此示衆。」走了幾步，又道：「不是逆賊，原來倒是張飛廟。」又想想道：「既是張飛廟，該帶一頂包巾，縱使新式，只好換做將軍帽。皇帝帽子，也不是亂帶的。帶了皇帝帽，又是元色面孔，此人決是大漢皇帝。我便上前見他，討些治妖斬魔秘訣，我也不消尋着秦始皇了。」看看走到面前，只見臺下立一石竿，竿上插一  
首飛白旗，旗上寫六個紫色字：

先漢名士項羽

行者看罷，大笑一場道：「真個是「事未來時休去想，想來到底

不如心。」老孫疑來疑去，又道是大禹玄帝，又道張飛，又道是逆強盜，誰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綠珠樓上的遙丈夫。當時又轉一念道：「哎呀！吾老孫專爲尋秦始皇，替他借個驅山鐸子，所以鑽入古人世界來，楚霸王在他後頭，如今已見了，他却爲何不見？我有一個道理，逕到臺上見了項羽，把始皇消息問他，倒是個着脚信。」行者即時跳起細看，只見高閣之下，有一所碧草朱欄，烏啼花亂去處。坐着一個美人，耳朵邊只聽得叫：「虞美人，虞美人。」行者笑道：「綠珠樓上的老孫，如今在這裏了。我不要管他死活。」行者登時把身子一搖，仍前變做美人模樣，竟上高閣，袖中取出一尺冰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出半面，望着項羽，似怨似怒。項羽大驚，慌忙跪下。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行者也不做聲。項羽無奈，只得啜哭。行者方纔紅音着



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爲赫赫將軍，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顏面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行者微露不忍之態，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不可亂跪。」項羽道：「美人說那裏話來，我見你愁眉一鎖，心肺都已碎了，這個七尺軀，還要賴他做甚？你說與我，果是爲何？」行者便道：「大王，我也瞞你不得了，我身子有些不快，在藤榻上眠得半個時辰，只見窗外玉蘭樹上跳出一個猿精，自稱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菩薩孫悟空。」項羽聽得時，叫跳亂嚷：「拿我玉床頭刀來！拿我刀來！不見刀便是虎頭戟。」他便自爬頭，自打脚，大喝一聲：「如今在那裏？」行者低着身子，便叫：「大王不消大惱，氣壞了自家身子，等妾慢慢說來。這個猢猻果然可惡，豈到藤榻邊來，把妾戲狎，妾雖不才，豈肯作不明不白，貞污難辨之人。當時便高叫侍女，不知這猢猻念了什

麼定身訣，一個侍女也叫不來。妾道侍女不來，就有些踉蹌，慌忙丟下團扇，整抖衣裳。那猴頭怒眼而視，一把揪住了我，丟我在花雨樓中，轉身跳去。我在花雨樓中，急急慌慌，偷眼看他走到那裏去。大王，你道他怎麼樣？他竟到花陰藤榻之上坐着，變作我的模樣，叫兒喚婢，歇歇兒又要迷着大王，妾身不足惜，只恐大王一時真假難分，遭他毒手，妾之痛哭，正爲大王。」項羽聽罷，左手提刀，右手把戟，大喊一聲：「殺他！」跳下閣來，一逕奔到花陰榻上，斬了虞美人之頭，血淋淋拋在荷花內，分付衆侍女們，不許啼哭：「這是假娘娘，被我殺了，那真娘娘在我的閣上。」那些侍女們，含着淚珠，急忙忙跟了項王，走到閣上。見了行者，都各各回愁色喜道：「果然真娘娘在此，險些兒嚇死婢子也。」

項王當日大樂，叫：「閣下侍兒，急忙打掃花雨樓中，謹慎擺

酒，一來替娘娘壓驚，二來賀孤家斬妖卻惑之喜。』臺下齊聲答應，當時關上的衆侍女們，都來替行者操胸做背，進茶送水。也有問：『娘娘驚了，不心頭麼？』行者道：『也有些。』也有問：『娘娘不跌壞下身麼？』行者道：『這個倒不，獨有氣喘難當。』項王道：『氣喘不妨，定性坐坐就好。』忽有一對侍兒，跪在面前，請大王娘娘赴宴。行者暗想道：『我還不要千依萬順。』他登時粧做風魔之狀，呆瞠着兩睛，對着項王道：『還我頭來！』項王大驚，連叫：『美人！美人！』行者不應，一味反白眼睛。項王道：『不清講，這是孫悟空幽魂不散，又附在美人身上了。快請黃衣道士到來，退些妖氣，自然平復。』頃刻之間，兩個侍兒同着一個黃衣道士走上闌來。那道士手執鈴兒，口噴法水，念動真言：

三皇之時，有軒轅皇帝，大舜神君，大舜名爲虞氏，軒轅姓着公孫；孫虞，虞孫，原是婚姻，今朝冤結，那得清明。伏願孫先生，大聖老爺，行者威靈，早飛上界，再開天空，放了虞美人，尋着唐僧。急急如令，省得道士無功，又要和尚來臨。

行者叫聲：「道士，你曉得我是那個？」道士跪奏：「娘娘千歲！」行者亂嚷：「道士，道士，你退不得我，我是齊天大聖，有冤報冤，附身作祟。今日是個良辰吉日，決要與虞美人成親。你到從中做個媒人，得些媒人錢，也是好的。」說罷又嚷幾句無頭語。道士手脚麻木，只得叉執劍上前，軟軟的拂一拂，輕噴半口法水，低念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勅字又不響。行者暗暗可憐那道士，便又活着兩眼，叫聲：「大王親夫在那裏？」項王大喜，登時就賞黃衣

道士碎花白金一百兩，送他回廟。忙來扶起行者，便叫：「美人，你爲何這等嚇人？」行者道：「我却不知，但見榻邊獼猴，又走進來，我便覺昏昏沉沉。被道士一口法水，只見他立腳不定，逕往西南去了。如今我甚清爽，飲酒去罷。」

項羽便攜了行者的手，走下高閣，逕到花雨樓中坐定。但見鳳燈搖秀，桂燭飛輝；衆侍女們排班立定。酒方數巡，行者忽然起身，對項羽道：「大王，我要睡。」項羽慌忙叫蘋香丫頭點燈，兩個又攜了手，進入洞房，喫盞芥茶，並肩坐在榻上。行者當時暗想：若是便去了，又不曾問得秦始皇消息。若是與他同入帳中，倘或動手動腳，那時依他好，不依他好了？不如尋脫身之法。便對項羽道：「大王，我有句話，一向要對你說，只爲事體多端，見着你就忘記了。妾身自隨大王，指望生男長女，永爲身位之計。誰想數年絕無影響，大王又

戀妾一身，不肯廣求妃嬪。今大王鬢髯飄揚，龍鍾萬狀，妾雖不敏，竊恐大王生爲孤獨之人，死作無嗣之鬼。麝香這侍兒，天姿翠動，烟眼撩人；吾幾番將言語試她，倒也有些情趣。今晚叫她伏侍大王。」

項王失色道：「美人，想是你日間驚偏了心哩，爲何極醋一個人，說出極不醋一句話？」行者暗笑道：「大王，我平日的不容你，爲你自家身子，今日的容你，爲你子孫。我的心是不偏，只要大王後日不心偏。」項王道：「美人，你便說一萬遍，我也不敢要麝香。難道忘了五年前，正月十五觀燈夜，同生同死之誓，却來戲我？」行者見時勢不能，又陪笑道：「大王，只怕大王拋我去了，難道我肯拋大王不成？只是目下有一件事，又要干瀆。」

第七回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

項羽使問：「美人何事？」行者道：「我日間被那猴頭驚損心血，求大王先進合歡綺帳，妾身暫在榻上閒坐一回，還要喫些清茶，等心中惱悶好了纔上牀。」項羽便抱住行者道：「我豈有丟美人獨睡之理！一更不上牀，情願一更不睡；一夜不上牀，情願一夜不睡。」當時項羽又對行者道：「美人，我今晚多喫了幾杯酒，五臟裏頭結成一個礁礫世界，等我講平話，一當相伴，二當出氣。」行者嬌嬌兒應道：「願大王平怒，慢慢說來。」項王便慷慨悲憤，自陳其概。一隻手兒扯着佩刀，把左脚兒斜立，便道：「美人，美人，我罷了！項羽也是個男子，行年二十，不學書，不學劍，看見皇帝驢，便領着

八千子弟，帶着七十二范增，一心要做秦皇帝的替身。那時節有個羽衣方士，他曉得些天數，我幾番叫個人兒去問他，他說秦命未絕。美人，你道秦命果然絕也不絕？後邊我的威勢猛了，志氣盛了，造化小兒也做不得主了。秦不該絕，絕了。楚不該興，興了。俺一朝把血腥腥宋義的頭顱兒挂起，衆將官魂兒飛了，舌兒長了，兩腳兒震了，那時我做項羽的好妻子也！章邯來戰，俺便去戰。這時節秦兵的勢還盛，馬前跳出一員將士，吾便喝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一員將士見了我這黑漫漫的臉子，聽得我廓落落的聲音，撲的一響，在銀花馬上翻在銀花馬下。那一員將，吾倒不殺他。歎歎兒又有一箇大將，閃閃兒的紅旗上分明寫着「大秦將軍章。」吾想秦到這個田地，也不大了。忽然失聲在戰場上呵呵的笑，不想那員將軍，見俺的笑臉兒，他便肯頭粉碎了，一把鎗兒橫着，半個身兒斜着，把一面令旗兒亂招着，青



金鑼兒敲着，只見一個金色將軍看定自家的營中亂釐。那時俺在秦營邊發起火性，便罵：「章邯，秦國的小將，你自家不敢出頭，倒教三四尺乳孩兒拿着些柴頭木片到俺這裏來祭刀頭。」俺的寶刀頭說與我不要那些小廝們的血喫，要章邯血喫。我便聽了寶刀頭的說話，放了那廝。美人，你道章邯怎麼樣？天色已暮了，章邯那廝還領着一萬的精兵，也不開口，也不打話，提着一把開山玉柄斧，望俺的頭上便劈。俺一身火熱，寶刀口兒也喇喇的響了。左右有個人叫做高山楚，他平日有些志氣。他說章邯不可殺他，還好降他。我帳中少個燒火軍士，便把這個職分賞了章邯罷。俺那時又聽了高山楚的說話，輕輕把刀稍兒一撥，斬了他坐下花蛟馬，放他走了。那時節章邯好怕也！

……

行者低聲緩氣道：「大王且喫口茶。慢慢再講。」項羽方纔歇得

口。只聽得誰樓上擊擊響，已是二更了。項羽道：「美人，你要睡末？」行者道：「心中還是這等煩悶。」項羽道：「既是美人不睡，等俺再講：

「次日平明，俺還在那虎頭帳裏呼呼的睡着。只聽得南邊百萬人叫「萬歲！萬歲！」北邊百萬人也叫「萬歲！萬歲！」西邊百萬人也叫「萬歲！」東邊百萬人也叫「萬歲！」俺便翻个身兒叫一貼身的軍士問他，想是秦皇帝親身領了兵來，與俺家對敵。他也是个天子，今日換件新甲。美人，你道那軍士怎麼樣講？那軍士跪在俺帳邊嗒嗒的說：「大王差了，如今還要講起秦字。八面諸侯，現在大王玉帳門前口稱「萬歲」，俺見他這等說，就急急兒梳了頭，戴盔，洗了足，穿靴，也不去換新甲，登時傳令叫天下諸侯都進轅門講話。巳時傳的號令，午時牌兒換了，未時牌兒又換了，只見轅門外的諸侯，再不進

來。俺倒有些疑惑，便叫軍士去問：「諸侯既要見俺，卻不火速進見，倒要俺來見你？」我的說話還有一句兒不完，忽然轅門大開，只見天  
下的諸侯王個個短了一段。俺大驚失色，暗想一夥英雄，爲何只剩得  
半截的身子？細細兒看一看，原來他把兩膝當了他的腳板，一步一步  
挨上階來，右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人兒，左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  
人兒；我那時正要喝他爲何半日叫不進來，左右稟：「大王，那階下  
的諸侯，接了大王號令，便在帳前商議。又不敢直了身子走進轅門，  
又不敢打拱，又不敢混雜。衆人思量伏在地上又走不動，商商量量，  
愁愁苦苦，憂憂悶悶，慌慌張張，定得一個膝行法兒，纔敢進見。」俺  
見他這等說話，也有三分的憐憫，便叫天下諸侯擡起頭來。你道那一  
個的頭兒敢動一動，那一個牌兒敢搖一搖！只聽得地底下洞洞兒一樣  
聲音，又不是鐘聲，又不是鼓聲，又不是金笳聲，定了性兒聽聽，原

來是諸侯口稱萬歲，不敢擡頭。想當年項羽好耍子也！……”

行者又做一個花落空階聲，叫：「大王辛苦了，喫些蒸豆粥兒，消停再講。」項羽方纔住口，聽得譙樓上鑿鑿三聲鼓響。行者道：「三更了。」項羽道：「美人心病未消，待俺再講：」

「此後沛公有些不謹，害俺受了小小兒的氣悶。俺也不睬他，竟入關中，只見一個人兒在十里之外，明明戴一頂日月星辰珠玉冠，穿一件山龍水藻繡織文章袞，駕一座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跟着幾千個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左右，擺一個長蛇勢子，遠遠的擁來。他在松林夾縫裏，忽然見了俺。那時節前面一個人慌忙除了日月星辰珠玉冠，戴着一頂庶人麻布帽；脫了山龍水藻繡織文章袞，換一件青又白，白又青的淒涼服；下了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把兩手兒做一個背上拱。那一班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都換了草織木帶，塗了個

朱紅面，側身俯伏，恨不得鑽入地裏頭幾千萬尺。他們打扮得停停當當，俺的烏騾兒去得快，一跨到了面前，只聽得道傍叫：「萬歲爺！萬歲爺！」俺把眼稍兒斜一斜，他又道：「萬歲爺爺，我是秦皇子嬰，投降萬歲爺爺的。」便是俺當年氣性不好，一時手健，一刀兒蘇蘇切去，把數千人不論君臣，不管大小，都弄做個無頭鬼。俺那時好耍子也！便叫：「秦始皇的幽魂，你早知今日，」……」

卻說行者一心原爲着秦始皇，忽然見項羽說這三个字，便故意放鬆一步道：「大王不要講了，我要眠。」項羽見虞美人說要眠，那敢不從，即便住口。聽得誰樓上擊，擊，擊，擊，打了五聲更鼓。行者道：「大王這一段話得久了，不覺跳過四更。」行者就眼倒榻上，項羽也橫下身來，同枕而眠。行者又對項羽道：「大王，吾只是睡不穩。」項羽道：「既是美人不睡，等我再講平話。」行者道：「平

話便講，如今不要講這些無顏話。」項羽道：「怎麼叫做無顏話？」

行者道：「話他人叫做有顏話，話自己叫做無顏話。我且問你，秦始皇

如今在那裏？」項羽道：「咳！秦始皇亦是個男子漢。只是一件，

別人是乖男子，他是個呆男子。」行者道：「他并吞六國築長城，

也是有智之人。」項羽道：「美人，人要辨個智愚，愚智，始皇的

智，是個愚智。元始天尊見他朦朧得緊，不可放在古人世界，登時派

到朦朧世界去了。行者聽得「朦朧世界」四字，卻又是個望空。慌忙問

朦朧世界相去有幾里路程，項羽道：「遠隔一個未來世界哩。」行者

道：「既是朦朧世界遠隔一未來世界，那個曉得他在朦朧世界？」項

羽道：「美人，你却不知。原來魚霧村中，有兩扇玉門，裏邊有條伏

路，通着未來世界。未來世界中又有一條伏道，通朦朧世界，前年有

一個人名喚新在，別號新居士，也也膽大，一日佳明玉明，老主蒙董

世界去尋着父親。歸家來時，鬚髮盡白。那新居士走了一遭，原不該走第二遭了，他卻不肯安心，歇得三年，重出玉門，要去尋他外父。當時大禹玄帝重重大怒，不等他回來，叫人拿一張封皮，封了玉門關。新居士在隴世界出來，見了玉關兒緊閉，叫了一日，無人答應。東邊不收，西邊不管，這中人卻是難做。喜得新居士是有性情的，住在未來世界，過了十多年，至今還不歸家。『行者便叫：『大王，玉門果是奇觀，我明日要去看看。』項王道：『這個何難，此處到魚霧村不過數步。……』』

正說之間，聽得雞聲三唱，八扇綠紗牕，變成魚肚白色。漸漸日出東山，初听鼓舞四個贈嫁在窗外走動，但有腳聲，無口聲。行者便叫：『蘋香，吾要起身。』一個贈嫁在窗外應道：『叫來』，頃刻蘋香推進房門，項羽扶了行者一同走起。登時就有一個贈嫁趨進，請娘娘

到天歌舍梳洗，行者便要走動，又轉一念道：若是禿禿光光，失美人的風韻。輕輕推開綠紗窗兩扇，摘一瓣石榴花葉，手裏弄來弄去，仍舊丟在花砌之上。行者轉身便走。不多時走到天歌舍，只見一隻水磨長書桌上擺一個銀漆盒兒，合着一盒月殿奇香粉。銀盒右邊，掛着一個碧琉璃盞兒，放一盞桃浪胭脂絮。銀盒左邊，排着一個紫花盃，盃內放一根纒頭帶。又有一個細壺兒，放一壺畫眉青黛。東邊排大油梳一個，小油梳三個。西邊排着青玉油梳一套，次青玉油梳五斜，小青玉油梳五斜。西南排大九紋犀油梳四枚，小赤石梳四枚。東北方排水玉細瓶，瓶中一罐百香蜜水。又有一隻百乳雲紋爵，爵中注着六七分調場甲的酒漿。西北擺着方空玉印紋石盆，盆中放清水，水中放着幾片奇石子，石子上橫放一隻竹節柄小棕刷。東南方擺着玄軟刷四柄，小玄軟刷十柄，人髮軟刷六柄。人髮軟刷邊又排一個水油洗面梳一斜，牙



方梳二斜。又有金銷子一把，玉篋剪刀一把，潔面刀一把，清烈齒藥一盞，洗手茶米粉一鍾，綠玉香油一盞，都擺在一面青銅古鏡邊。行者見了鏡子，慌忙照看比真美人何如。只見鏡中自己形容，更添顏色。當時便有侍女兒簇擁行者，做髻的做髻，更衣的更衣。曉妝纔罷，又見項羽跳入閣來，嚷道：「美人，玉門前去也。」行者大喜，項羽叫打轎。行者道：「大王這樣不知趣，一步兩步的路，又都是松陰楮屋之下，俗嗒嗒打什麼轎。」項羽就叫不許打轎。

兩人攜手出閣，不多時走到玉門關下。兩扇門上，也不見甚麼封皮。用手推推，玉門半開。行者暗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便把身子一閃，閃進玉門關。項羽慌慌張張，嗒嗒喫喫，扯住一把衣裳，又扯了一個空，撲的一跌。行者全然不顧，竟自走了。

卻說行者撞入玉門，原來是一直滾下去的。滾下數里，耳朵裏只

聽得楚王哭聲，侍兒號叫。又滾下數里，纔不聽得。只是未來世界再不肯到。行者心焦，便嚷道：『哎喲！哎喲！老孫一向騙別人，今日反被項羽騙入無量井了。』忽聽得耳邊叫：『大聖不用憂煎，此處一大半路，再走一小半，便是未來世界。』行者道：『大哥，你在那裏說話？』那人道：『大聖，我在你隔壁。』行者道：『既然如此，開了門等我進來喫口茶水。』那人道：『這裏是無人世界，沒得茶喫。』行者道：『既是無人，話無人的是那個？』那人道：『大聖多的聰明，今日又呆。我是離身數的，却不曾連身數。』行者見門兒不開，賭個氣苦，用力一滾，直落下未來世界。剛剛立得地上，走得幾步，對面撞見當年六賊。行者笑道：『晬！時運不濟，白日裏見鬼。』六賊便喝：『美婦人休走！等我來剝下衣裳，留下些寶物買路！』

## 第八回 一入未來除六賊 半日閻羅決正邪

原來行者做虞美人時節，忙忙然撞入玉門，便一心只想未來世界如何長短，不曾現得原身。當時聽得六賊之言，方纔猛省，慌忙抹抹臉，叫：「六賊看棒！」那六賊心膽俱碎，跪在道傍，哀哀告上：「大聖慈悲菩薩，我等當年在古藤樹之下，不該攔你師父，惱了大聖尊性，弟兄六箇，一時橫死。那時一點靈魂奔入古人世界，古人世界道是我有個賊名頭，不肯收留，只得權到這裏，堂堂正正，剽掠過日，並無半件不良的事業，伏望大聖放生。」行者道：「我放得你，你卻放不得我。」登時拔出棒來，打爲肉餅，望前便走，一心要尋伏道。

忽然一對青衣童子，一把扯住行者道：「大聖爺來得好，來得好！我們閻羅天子得病而亡，上帝有些起工動作之忙，沒得工夫派出姓氏，竟不管陰司無主。今日大聖爺替我們權管半日，極爲感激。」大聖想想：若又錯過半天，明早纔好見始皇哩。萬一師父被妖精弄死，怎了怎了！不如回那童子去罷。便叫：「兒，我別的事做得，若是閻羅天子，斷然做不得。我做入雖然直達，卻是一時性躁，多致傷人。萬一陰司有張狀詞，原告走來說得是，我便忽然憤怒，拔出棒來，打得被告稀爛。若是沒有公道，硬中證的還好，一時間有個中證直頭跪上前來，又說原告不是，被告可憐，叫我怎麼樣？」青衣道：「大聖差了。生死關頭，在你手裏，又怕那箇哩？」也不管行者肯不肯，一把扯進鬼門關，高叫：「各殿出來迎接，我尋得一個真正閻羅天子來也。」

行者無奈，只得升了正堂。當時有個隨身判官徐顯，捧上玉籙，請行者權掌。塔下赤髮鬼，青牙鬼，一班無主無歸昏淪鬼，共八十萬四千六百個，殿前七尺判官，花身判官，總巡判官，主命判官，日判，月判，芙蓉判官，水判官，鐵面判官，白面判官，緩生判官，急死判官，陷姦判官，助正判官，女判官等，共五百萬零十六人，呈上連名手本，口稱千歲。又有九殿下進謁，行者通打發出去。當時主簿曹判使跪倒塔下，送上生死簿子。行者接在手中翻着，心中暗想：我前日打殺一千男女，不知他簿子上可曾記着不曾記着？又翻了一葉道：萬或記在上邊，孫悟空打死男女幾千人。我如今隱忍好，還是出牌票好？正躊躇間，忽然省悟道：「呸！吾老孫當年趕到此間，把姓孫的都已抹倒。那一班小猢猻還靠我的福蔭，功罪兩無。況且老孫自家幹事，那一名小鬼敢報，那一個判官敢記哩。」便順手翻

翻，擲落塔下。曹判使依舊捧在手中，傍着左柱立起。行者便叫：「曹判官，你去取一部小說來，與我消閒。」判使稟：「爺，這裏極忙，沒得工夫看小說。」便呈上一冊黃面歷，又稟：「爺，前任的爺，都是看歷本的。」行者翻開看看，只見打頭就是十二月，卻把正月住腳。每月中打頭就是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又把初一做住腳。喫了一驚道：「奇怪！未來世界中歷日都是逆的。」到底想來不通，正要勾那造歷人來問他，只見一個判官上堂稟：「爺，今日晚堂該問宋丞相秦檜一起。」行者暗想道：「當時秦檜必然是個惡人，他若見我慈悲和尚的模樣，那裏肯怕。」便叫判官拿坐堂衣服過來。行者便頭戴平天九旒冠，身穿繞蛟袍，腳踏一雙鐵不容情履。案上擺着銀硃錫硯，一個銅筆架上架着兩管大紅硃筆。左邊排着幽冥皂隸籤筒一個，判官總名籤筒一個，值堂判官籤筒一個，無名鬼使籤筒三個。登時又

派起五項鬼判：一項綠袍判官，領着青面，青皮，青牙，青指，青毛，五百名副秦精鬼，一項黃巾判官，帶着金面，金甲，金臂，金頭，金眼，金牙，五百名除秦厲鬼，一項紅鬚判官，領着赤面，赤身，赤衣，赤骨。赤膽，赤心，五百名蓋秦精鬼，一項白肚判官，領着素肝，素肺，素腸，素身，素口，五百名誅秦小鬼，一項玄面判官，領着黑衣，黑裙，黑毛，黑骨，黑頭，黑脚，只除心兒不黑，五百名撻秦佳鬼，配了五色，按着五行，立在五方，排做五班，齊齊立在那良志堂前。又派一項雪白包巾，露筋出骨，沉香面孔，銅鈴眼子的巡風使者，管東邊籬外，一項血點包巾，露筋出骨，粉色面皮，蛾象鼻子的巡風使者，管西邊籬外，着一箇徐判官總管。又添一項草頭，花臉，蟲喉，頭眼，鐵手，銅頭的解送鬼六百名，着崔判官管了。一項虎頭，虎口，牛角，牛脚，魚衣，蛟色的送書傳帖鬼使一

百名，一項迎賓送客，蔥花帽子陰陽生，一項捲罷刷地的蓬首鬼二百名，一項九龍腳，鳳凰頭的奏樂使者七百名。行者便叫：「小鬼，把鐵風旗竿兒豎起了！」判官傳旨，簾外齊齊答應，搥鼓一通，鐵竿立起，閃閃燦燦，二面大白旗分明寫着「報讎雪恨，尊正誅邪」八個純金字。行者看立旗竿，登時出張告示：

正堂孫 天道恢恢，法律無情。一切掌善司惡刑使毋得以私犯公，白投嚴網。

三月

日示

告示掛畢，簾外齊聲大喊，搥鼓一通。行者又出吊牌一起：

秦檜



判官跪接牌兒，飛奔出簾，掛在東邊棟柱。簾外大震，搥鼓一通。行者便叫捲簾，有數個鬼使飛趨走進。把鬪虎簾兒高掛。只見衆判官排班，雁行雁視，兩邊對立，外面又搥鼓一通。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鬧紛紛送進一首白紙旗兒，上寫：「偷宋賊秦檜」。到了頭門，頭門上鬼使高叫「偷宋賊秦檜進」。簾外齊聲答應，搥鼓一通。重復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殿中青牙判使便撞起奪邪鐘，頭門上發搥，二門上也發搥，簾外也發搥，煙飛斗亂。頭門鬼使高叫：「秦檜進」，簾內五項鬼判，簾外衆項鬼使，同聲吆喝，響如霹靂。鼓聲纔罷，行者便叫：「放了秦檜梆子，細細問他。」一千個無職雜風鬼，慌忙解下繩來，把秦檜一揪，揪下石皮，踢了幾脚。秦檜伏在地上，不敢做聲。行者便叫：「秦丞相，請了。」

原书空白页

第九回 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皈穆王

掌簿判官將善惡簿子呈上御覽，行者看罷：便叫：「判官，爲何簿上沒有那秦檜的名字？」判官稟：「爺，秦檜罪大惡極，小判不敢混入衆鬼叢中，把他另寫一冊，夾在簿子底下。」行者果然翻出一張「秦檜惡記」，從頭看去：

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首建和議。  
撻懶縱之使歸，遂與王氏俱歸。……

行者道：「秦檜，你做了王臣，不思箇出身揚名，通着金人，是何道理？」秦檜道：「這是金人弄說，與檜全沒相干。」行者便叫一個銀面玉牙判使取鑑竊水送過來。鑑中分明見一秦檜，拜着金主，口

稱「萬歲」。金主附耳，檜點頭。檜亦附耳，金主微笑。臨行，金主又附耳，檜叫「不消說，不消說。」行者大怒道：「秦檜，你見鑑中的秦檜麼？」秦檜道：「爺爺，鑑中秦檜，卻不知鑑外秦檜之苦。」行者道：「如今他也知苦快了。」叫鐵面鬼用通身荆棘刑。一百五十名鐵面鬼，即時應聲取出六百萬隻繡花針，把秦檜遍身刺到。又讀下去：

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包藏禍心，唯待宰相到身。

行者仰天大笑道：「宰相到身，要待他怎麼？」高總判稟：「爺，如今天下有兩樣待宰相的：一樣喫飯穿衣，娛妻弄子的吳人，他待宰相到身，以爲華藻自身之地，以爲驚耀鄉里之地，以爲奴僕許人之地；一樣是賣國傾朝，謹具平天冠，奉申白玉匣，他待宰相到身，以爲攬政事之地，以爲制天子之地，以爲委刑責之地。秦檜是後

邊一樣。」行者便叫小鬼掌嘴。一班赤心赤髮鬼，一齊擁住秦檜，已時候掌到未時候還不肯住。行者倒叫赤心鬼不必如此；後邊正好打哩。又讀下去：

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內修外攘，出頤浩於鎮江。上嘗謂學士基曰：「檜欲以河北人返金，中原人倒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

行者道：「宋皇帝也是真話，到了這個時節，布衣，山谷，今日聞羽書，明日見朝報，那個不有青肝碧血之心。你的三公爵，萬石侯，是誰的？五花綬，六柳門是誰的、千文院，百鎗錦，是誰的？不想上報國恩，一味伏姦包毒，使九重天子，不能保一尺的棟梁。還是忠呢，還是姦？」秦檜道：「檜雖愚劣，原有安保君王，宴甯天室之

意。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此是一時戲話，爺爺不作準也罷了。」行者道：「這個不是戲的。」叫擡小刀山過來，兩個蓬頭猛鬼擡出小刀山，把一個秦檜血淋淋拖將上去。行者道：「此是一時耍子，秦丞相，你不作準也罷了。」說罷大笑，又看下去：

八年，拜右僕射。金使議和，與王倫俱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願陛下更思三日。」……

行者道：「我且問你，你要圖成和議，急如風火，卻如何等得這三日過呢？萬一那時有個廷臣，噴血爲盟，結一忠臣去僉黨，你的事便壞了。」秦檜道：「爺爺，那時只有秦皇帝，那有趙皇帝。犯鬼有個朝臣脚本，時時藏在袖中，倘有朝廷不謹，反秦姓趙，那官兒的頭

顯，登時不見。詭詭，你道去命忠臣，難道盤古氏到再混沌，也有得幾個？當日朝中縱有個忠臣，難道他自家與自家結黨？黨既不成，秦檜便安康受用。『行者道：『既如此，你眼中看那宋天子殿上像個甚麼來？』秦檜道：『當日犯鬼眼中，見殿上百官，都是螞蟻兒。』行者叫白面鬼把秦檜確成細粉，變成百萬螞蟻，以報那日廷臣之恨。白面精靈鬼一百名得令，頃刻排上五丈長，一百丈闊一張確子。把秦檜確成桃花紅粉水，水流地上，便成螞蟻微蟲，東趨西走。行者又叫吹噓王掌簿吹轉秦檜真形。便問秦檜：『如今還是百官是螞蟻，還是丞相是螞蟻？』秦檜面皮如土，一味哀號。行者又道：『秦檜，你如今再說你當日看宋天子像個甚麼來？』秦檜道：『犯鬼站立朝班，看見五爪絲龍袍是我儀中舊衣服，看見平天冠是我破方巾，看見日月扇是我芭蕉葉，看見金鑾殿是我書房屋，看見禁宮門是我臥榻房，若說起

趙陞下時，但見一隻草色蜻蜓兒，團團轉的舞也。行者道：「也罷，我便勞你做做天子。」叫天誅部下幽照都尉把秦檜滾油海裏洗滌。拆開兩脅，做成四翼，變作蜻蜓模樣。行者又叫吹轉真形，便問秦檜：「我且問你，你這三日閑不過，怎麼消閑？」秦檜道：「秦檜那得工夫？」行者道：「你做姦賊，不要殺西戎，退北虜，不要立綱常，正名分。有甚沒工夫呢？」秦檜道：「爺爺，我三日裏看官忙。看着心姓秦的，便把銀硃紅點着名。姓上點大的，大姓秦，點小的，小姓秦；大姓秦的，後日封官大些，小姓秦的，後日封官時節，小小兒喫虧。又有一種不姓秦，又姓秦，不姓趙，又姓趙的空着，後日竟行斥逐罷了。撞着稍稍心姓趙的，卻把濃墨塗圈，圈大罪大，圈小罪小，或滅滿門，或罰妻孥；或夷三黨，或誅九族；憑着秦檜方寸兒。」行者大怒，高叫：「張鄧兩兄，張鄧兩兄，你爲何不早早打死他？放他在



世界之內，幹出這樣勾當！也能，鄧公不用霹靂，還有孫公霹靂。」便叫一萬名擬雷公鬼使，各執鐵鞭一箇打得秦檜無影無踪。行者又叫判官吹轉真形，卻把冊子再看：

三日過了，復留身奏事如故。帝意已動矣。檜猶恐其變也，

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和議乃決。……

行者道：「你這三日怎麼閑得過？」秦檜道：「犯鬼三日也沒得閑。吾入朝時，見宋陛下和意已決，甜蜜蜜的事體做得成了。出得朝門，隨即擺上家宴，在銅烏樓中，爲滅宋扶金與秦立業之賀。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心姓秦的官兒，當日便奏着金人樂，弄個飛花刀兒舞。並不用宋家半件東西，說宋家半個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獨坐掃忠書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行者道：「這三日倒有些酒趣，今日還有幾杯美酒奉獻丞相。」便叫二百名鑽子鬼扛出一壇

人膿水，灌入秦檜口中。行者仰天大笑道：「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  
下，被秦檜快快活活兒送了。」秦檜道：「今日這個人膿酒忒不快  
活，咳！爺爺，後邊做秦檜的也多，現今做秦檜的也不少；只管叫秦  
檜獨受苦怎的？」行者道：「誰叫你做現今秦檜的師長，後邊秦檜  
的規模？」登時又叫金爪鬼取鋸子過來，縛定秦檜，解成萬片。傍邊  
吹噓判官慌忙吹轉，行者又看册子：

和議已決，秦檜挾金人以自重。……

行者又叫：「秦檜，你挾金人的時節，有幾百斤重呢？」秦檜  
道：「我挾金人，卻如鐵打泰山一般重。」行者道：「你知泰山幾斤？」  
秦檜道：「約來有千萬斤。」行者道：「約來的數不確，你自家等等分  
釐看。」叫五千名銅骨鬼使擦出一座鐵泰山，壓在秦檜背上，一個時  
辰，推開看看，只見一枚秦檜變成泥屑。行者又叫吹轉，再勘問他。

看册子：

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還諸路將軍……

行者使問：「那諸將飛馬還朝的呢，步還朝的呢？」判官稟：「益，這個自然飛馬回來的。」行者便叫變動判官立時把秦檜變作一匹花蛟馬，數百惡鬼騎的騎，打的打。半個時辰，行者方叫吹轉原身。

又看册子後邊云：

一日奉十二金牌，令岳飛班師。飛既歸，所得州縣，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兀朮遣檜書，檜以爲然。以諫議大夫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勸飛。又諭張俊令勸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鞠之，裳忽自裂，露出背上「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俟高，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

飛以衆證坐死，時年三十九。……

行者便叫：「秦檜，岳將軍的事如何說？」聲未罷，只見塔下有一百個秦檜伏在地上，哀哀痛哭。行者便叫：「秦檜你一個身子也夠了，宋家那得一百個天下？」秦檜：「爺爺別的事還好，若說岳爺一件，犯鬼這裏沒有許多皮肉受刑，問來時沒有許多言語答應，一百個身子，犯鬼還嫌少哩。」行者便分付各衙門判官各人帶一個秦檜去勸問用刑。登時九十九個秦丞相，到處分散。只聽得這邊叫：「岳爺的事不干犯鬼。」那邊叫：「爺爺臺下，饒犯鬼一板也是好的。」行者心中快暢，便對案前判使道：「想是這件事情原沒處說起刑法的了。」曹判使不敢回言，只將審中冊本呈上御覽。行者展開一看，原來是各殿舊案卷，第一張案上寫着：

本殿嚴 秦檜秉青蠅之性，搆赤族之誅，岳飛存白澤之靈，

壯黃旗之烈。檜名愚賊，飛曰精忠。

行者道：「這些通是寬話愚字，說不倒秦檜。」第二張案：

木殿黎 秦檜搆彌綸，楚騷排側。

行者道：「可笑那秦檜的惡端說不盡，還有閒工夫去練句。正所謂「文章之士，難以決獄」，不消看完了。」便展第三張案：

木殿唐 弔岳將軍詩：誰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真堪  
淚，南枝空自縈；國隨身共盡，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  
猶聞劍戟鳴。

行者道：「這個詩兒倒說得斬釘絕鐵。」便叫「秦檜，唐爺的詩句上「相與虜俱生」那五個字，也是五字獄了。拿來配你這三字獄何如？我如今也不管你什麼三字獄，也不用唐爺的五字獄，自家有個一字獄。」判官稟：「爲何叫做一字獄？」行者道：「副！」登時着

一百個蓬頭鬼扛出火灶，鑄起十二面金牌，擺外擂鼓一通，鑿出無數青面獠牙鬼，擁住秦檜，先刷一個魚鱗樣，一片一片刷來，一齊投入火灶。魚鱗刷畢，行者便叫正簿判官銷第一張金牌。判官銷罷，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一張金牌銷。』擂鼓一通。左邊跳出赤身惡使，各各持刀來刷秦檜，刷一個冰紋樣。行者又叫正簿判官銷了第二張金牌。判官如命，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二張金牌銷。』擂鼓一通。東邊又走出十名無目，無口，血面朱紅鬼，也各持刀來刷，刷一個雪花樣。判官銷牌訖，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三張金牌銷。』

擂鼓一通。

忽然頭門又擂起鼓來，一個魚衣小鬼捧着一大紅帖兒呈上。行者扯開便看，帖上寫着五個字：

宋將軍飛拜

曹判官看了，登時送上一册歷代臣子案卷。行者又細覽一遍，把岳飛事實切記在心頭。門上又擊鼓，簾外吹起金笳。大吹大擂了半個時辰，一員將軍走到面前。行者慌忙起下正殿，側着身子打一拱道：

「將軍請。」到了堦上，又打一深拱。剛剛進得簾內，好行者納頭便拜。口稱：「岳師父，弟子一生有兩個師父：第一個是祖師，第二個是唐僧。今日得見師父，是我第三個師父，湊成三教全身。」岳將軍謙謙不已。行者那裏聽他，一味是拜，便叫：「岳師父，弟子今日有一杯血酒，替師父開懷。」岳將軍道：「多謝徒弟，只恐我吃不下。」行者當時密寫一封書，叫：「送書的小鬼那裏？」一班牛頭虎角齊齊跪上，稟：「爺有何分付？」行者道：「我要你們上天。」牛頭稟：「爺，我一干沉淪惡鬼，那能夠上天？」行者道：「只是你沒個上天法兒，上天也不是難事。」把片紙頭變作祥雲，將書付與牛頭。忽然

想着前日天門緊閉，不知今日開也不開。便叫牛頭：『你隨着祥雲而走，或天門閉上，你逕說幽冥文書送到兜率宮中去的。』行者打發牛頭去了，又叫：『岳師父，弟子歡喜無限，替你續成個偈子。』岳將軍道：『徒弟，我連年馬上，不曾看一句佛書，不曾說一句禪話。有何偈子可續？』行者道：『師父且聽我續來：

有君盡忠，爲臣報國；  
個個天王，人人是佛。』

行者方纔念罷，只見牛頭鬼捧着回書，頭上又頂一紫金葫蘆，突然落在階前。行者便問：『天門開麼？』牛頭稟：『爺，天門大開。』呈上老君回書：

玉帝大樂，爲大聖勸秦檜，  
字字真，棒棒切也。金葫蘆奉上，  
單忌金鐵鑽子，望大聖留心。  
至於鑿天一事，其說甚長，  
面時再悉。



行者看罷，大笑道：「老孫當初在蓮花洞裏，原不該鑽壞了他的寶貝。這個老頭兒今日反來尖酸我了。」便對岳將軍打一拱道：「師父，你且坐一回，等徒弟備血酒來。」

原书空白页

第十回 萬鏡臺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

行者接得葫蘆兒在手，便叫判官立在身邊，附耳低言，不知說些甚麼。將葫蘆付與判官，判官便到塔下。跳起空中，叫「秦檜！秦檜！」檜時心已死而氣猶存，應了一聲，忽然裝入葫蘆裏面。行者看見，叫「拿來，拿來！」判官慌忙趨進簾內，把葫蘆遞還行者。行者帖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封皮，封了口子，一時三刻，秦檜化爲膿水。便叫判官取出金瓜杯，把葫蘆底朝上，倒出血水。行者雙手舉杯，跪進岳將軍道：「請師父喫秦檜的血酒。」岳將軍推開不飲。行者道：「岳師父，你不要差了念頭。那偷宋賊只該恨他，不該憐憫。」岳將軍道：「我也不是憐憫。」行者道：「既不憐憫他，爲何不喫口

血灑？」岳將軍道：「徒弟你不曉得，那亂臣賊子的血肉，爲人在世，便喫他半口，肚皮兒也要臭一萬年。」行者見岳師父堅執不飲，就叫一箇赤心鬼，賞他喫了。那赤心鬼方纔飲罷，走入殿背後。半個時辰，忽見門前大嚷，一陣門役打起鳴鑼鼓，踏下五方五色鬼使，五路各殿判官，個個抖搜精神。行者正要問判官，爲着何事！白玉塔前，早已擁過三百個蓬頭鬼，簇住一個青牙，碧眼，赤髮，紅鬚的判官頭顱。裏：「爺，赤心鬼自飲秦檜血漿酒，登時變了面皮，奔到司命紫府，拔出腰間小刀，刺殺他恩主判爺，逕出鬼門關托生去了。」行者喝退小鬼，岳將軍也便起來，廳外擂鼓一通，奏起細樂，鎗刀喇喇，劍戟森森；五萬名總判磕頭送岳爺，行者道：「一起去！」總判應聲各散衙門。又有無數青面紅筋猛鬼俯伏送岳爺，行者道：「一起去！」又有三百名擁正黃牙鬼，各持寶戟稟送岳爺，行者便叫黃牙

鬼送岳爺到府。兩個走到頭門，頭門擂鼓一通，奏金笳一曲。行者打拱，又跟着岳將軍走到了鬼門關，擂鼓一通，萬鬼齊聲吶喊。行者打拱，又跟着岳將軍，高叫「師父有暇，再來請教」，又打一拱。行者送別了岳師父，登時立在空中，脫下平天冠一頂，繞蛟袍一件，鐵不容情履一雙，闕羅天子玉印一方，拋在鬼門關上，竟自走了。

卻說山東地方，有一個飯店。店中有一個主人，頭髮脫，口齒落，不知他幾百歲了。鎮日坐在飯店賣飯，招牌上寫着：「新古人飯店在此」，下面一行細字：「原名新居士」。原來新居士在瞻隱世界回來，玉門關閉，不能進古人世界，權住未來世界中，開飯店度日。他是不肯忘本的人，因此改名叫做新古人。當日坐店中喫茶，只見孫行者從東邊亂嚷：「臊氣，臊氣，」一步一跌跑來。新古人便叫：「先生請了。」行者道：「你是何人，敢叫先生？」新古人道：「我是古

人，今人，今人，古人，說了出來，一場笑柄。」行者道：「你但說來，我不笑你。」新古人道：「我便是古人世界中的新居士。」行者聽得，慌忙重新作揖，叫聲：「新恩人，若非恩人，我也難出玉門關了。」新古人大驚，行者逡把姓名根由，盡情說了一遍。新古人笑道：「孫先生，你還要拜我哩。」行者道：「且莫弄口，我有句要緊話問你，爲何這等臊氣，又不是魚腥，又不是羊羶？」新古人道：「要臊，到我這裏來，不要臊，莫到我這裏來。這裏是櫃子隔壁。再走走兒，便要滿身惹臊。」行者聽罷，心中暗想：老孫是箇毛團，萬一惹此臊氣，恰不弄成個臊猢猻？况且方纔權做閻羅天子，把一名秦檜問得他千零萬碎，想將起來，秦始皇也是秦，秦檜也是秦，不是他子孫，便是他的族分。秦始皇肚裏膨脹，驢山鐸子也未必肯鬆鬆爽爽拿將出來。若是行個兇險，使個搶法，又恐壞了老孫的名頭。不如問新

居士一聲，跳出鏡子罷了。行者便叫：「新恩人，你可曉得青青世界如今打那裏去？」新古人道：「來路卽是去路。」行者道：「好油禪話兒！我來路便曉得的，只是古人世界順滾下未來世界，也還容易，若是未來世界翻滾上古人世界，恰是煩難。」新古人道：「既如此，隨我來，隨我來，」一隻手扯了行者，拽腳便走。走到一池綠水邊，新古人更不打話，把行者輓轆轤一推。喇喇一聲，端原跌在萬鏡樓中。

行者周圍一看，又不知打從那一面鏡中跳出。恐怕延擱工夫，誤了師父，轉身便要下樓。尋了半日，再不見個樓梯，心中焦躁。推開兩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都是絕妙朱紅冰紋闌干，幸喜得兒兒做得闊大，行者把頭一縮，纔將出去，誰知命蹇時乖，闌干也會縛人，明明是個冰紋闌干，忽然變作幾百條紅線，把行者團團繞住，半些兒也動

不得。行者慌了，變作一顆珠子，紅線便是蛛網。行者滾不出時，又登時變作一把青鋒劍，紅線便是劍匣。行者無奈，仍現原身，只得叫聲：「師父，你在那裏？怎知你徒弟遭這等苦楚！」說罷，淚如泉湧。忽然眼前一亮，空中現出一個老人，對行者作揖，便問：「大聖爲何在此？」行者告原由。老人道：「你卻不知此處是個青青世界，小月王宮裏，他原是書生出身，做了國王，便鎮日恹風華事業。造起十三宮，配着十三經，這裏是六十四卦宮，你一時昏亂，當當走入困之困葛藟宮中。所以被他細住。我替你解下紅線，放你去尋師父。」行者含淚道：「若得翁長如此，感謝不盡。」老人即時用手一根一根扯斷紅線，行者方纔得脫。便唱個大喏，問：「翁長姓甚名誰？我見佛祖的時節，也要替你注個大功劳。」老人道：「大聖，吾叫做孫悟空。」行者道：「我也叫做孫悟空，你又叫做孫悟空，一個功劳簿上如何却



有兩個孫悟空？且你說平日做些甚麼勾當來，等我記些事實罷了。」  
老人道：「若問我的勾當，也怕殺人哩。五百年前，要奪天宮坐坐，玉帝封我弼馬溫做做，齊天大聖是我，五行山下苦一苦，苦一苦，苦得一個唐僧來從正果。西天路上有災危，偶在青青世界躲。」行者大怒，便道：「你這六耳獼猴潑賊！又來耍我麼？看棒！」耳中取出金箍棒，望前打下。老人拂袖而走，喝一聲道：「正叫做「自家人救自家人」，可惜你以不真爲真，真爲不真。」突然一道金光，飛入眼中，老人模樣，即時不見。行者方纔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現，慌忙又唱一個大喏，拜謝自家。

原书空白页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帳目 愁峯頂上抖毫毛

行者拜謝已畢，跳下樓來，又走到一個門前。門額上有個石板，有「節卦宮」三個大字。門檻上掛一條紫金繩，懸着一個碧玉雕成節卦。兩扇門：一扇上畫水紋，一扇上畫河澤；兩傍又有一對雲浪春聯，其詞云：

不出門不出戶險地險天

爲少女爲口舌節甘節苦

行者看罷，便要進去。忽頓住了脚，想想道：「青青世界有這等人紅線，不可胡行亂走。等我門前門後看看，打聽個消息，尋出老尚罷了。」轉過牆門，東首有一斜牆，上帖着一張紙頭，上面寫着

卦宮木匠，石匠，雜匠工錢總帳：

節卦正宮房子大小六十四間。木匠銀萬六千兩，石匠銀萬八千零一兩，雜匠銀五萬四千零六十兩七錢正。

節之乾宮六十四間。前日小月王一個結義兄弟，三四十歲，還不上頭，還不做親。小月王替他討一箇妻子，叫做翠繩孃。就在第二宮中做親。結親剛剛一夜，忽然相罵起來。小月王大怒，叫我進去，重責五十板，此是衆匠害我，今除衆匠價銀各六倍，替我消氣。木匠只該五萬兩，石匠只該四萬兩，雜匠只該二十萬兩正。

節之坤宮六十四間。木匠，石匠，雜匠如前。

節之泰宮白鶴屋四百六間。小月王獨讚菱荷小舍，增衆匠價銀人增五百兩。今該木匠銀七百萬兩，石匠銀六百六十四兩，雜匠

銀二百萬八千兩正。

節之否宮小月王臥室一萬五千間，穿青屋。小月王要增一個鏡樓，只爲近日又增出幾個世界，頭風世界分出一個小世界，叫做時文世界，菁萊世界中分出一個紅粧世界，蓮花世界中分出一個焚書世界，其餘新分出的小世界又不可勝記。因之萬鏡樓中藏不下了，只得又在這裏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明日各匠進去起造，皆要用心，不宜唐突，自取罪戾。先還舊價：木匠五百萬五千兩，石匠四千萬兩，雜匠一百八十萬兩八錢五分一釐正。

行者看得眼倦，後邊還有六十宮，只用一個懷素看法，一覽而盡了。當時行者看罷，心中害怕道：『我老孫天宮也見，蓬島也見，這樣六十四卦宮，却不會見。六十四卦，猶以爲少，每卦之中，又有六

十四卦宮六十四個。六十四卦猶以爲少，每一卦之中又有六十四卦。此等所在，又不是一處，除了這裏，還有十二個哩。真是眼中難遇，夢裏奇逢。」登時使個計較，身上拔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叫：「變！」變做無數孫行者，團團立轉。行者分付毫毛行者：「逢着好看處，但定脚看看，卽時回報，不許停留。」一班毫毛行者跳的跳，舞的舞，逕往東西南北走了。行者方纔打發毫毛，自身闊步。忽然步到一個峯頂，叫做愁峯頂。擡頭見一小童子，手中拿着一封書，一頭走一頭嚷道：「啐！吾家作頭好笑，天大家裏事，與你一人什麼相干，多生疑惑。又拿什麼書札到王四老官處去，別日的小可，今日下晝，陳先生在我飲虹臺上搬戲飲酒，爲你這樣細事，要我戲文也不看得。」行者聽得師父在飲虹臺上，便轉身尋去。又想一想道：「萬一東走西走，走錯路頭，不如上前問那童兒一聲。」更叫：

「小官人。」誰想那小童兒走走話話，他不曾擡頭看見行者。忽然見了行者，七竅流紅，驚仆不醒。行者笑道：「乖乖，你會做假人命哩。且看他手中是何書札？」急取出來拆開看時，只見兩張黃縑紙上寫：

管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奉字

王四老官臺下，知悉不肯承

臺下青目捉放，做其作頭，不曾曉得賊頭賊腦，累

臺下抱悶。況且不肯名頭也要修潔者也。故數年動作而盡然

乎。昨日兪雀頭忽然見不肯言之，他說「六十四卦宮，三

百篇宮，十八章宮，闕了物件，共計百餘，

小月王殿下大怒，明日要差

王四老官去逐宮查點。」不肖想

裏下有片慈心者也，雖不囑也，必然照顧耳。猶恐此心不白，

蒙冤百年，若得

臺下善其始終，則感佩而終身者哉。

眷侍教門生十三宮總作頭訖敬南百拜。

王四老官老阿爹老先生大人

行者一心要尋師父，看罷之時，抖抖身子，喚轉毫毛。一個毫毛

行者在山坡下飛趨上山，叫：「大聖，大聖，跑在這裏，要我尋了半

日。」行者道：「你見些甚麼來？」毫毛行者道：「我走到一個洞天，

見隻白鹿。……」說話登時，又有兩個毫毛行者揪頭髮，扯耳朵打上

山來，對了行者，一齊跪下。這個毫毛行者又道那個毫毛行者多喫了



一顆碧桃，那個毫毛行者又道這個毫毛行者攀多了一枝梅子。行者大  
喝一聲，三個毫毛行者一同跳上身來歇歇。又有一班毫毛行者從東北  
方來，也有說好看，也有說不好看，也有說見一壁上寫着兩行字云：  
「意隨流水行，却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也有說一  
枝繡球樹，每片葉上立一仙人，手執漁板，高聲獨唱。唱道：「還我  
無物我，還我無我物，虛空作主人，物我皆爲客。」一個毫毛行者說  
「洞天中，雲色多是迴紋錦。一個毫毛行者說「高臺多是沉水香造  
成。一個毫毛行者說一個古莫洞天，閉門不納。一個毫毛行者說綠竹  
澗天黑洞洞，怕走進去。行者無心去聽，把身一扭，百千萬個毫毛行  
者丁東響一齊跳上身來。行者拽脚便走，聽得身上毫毛叫：「大聖，  
不要走，我們還有個朋友未來。」行者方纔立定，只見西南上一個毫  
毛行者沉醉上山。行者問他到那裏去來，毫毛行者道：「我走到一個

樓邊，樓中一個女子，年方二八，面似桃花。見我在他窗外，一把扯進窗裏，並肩坐了，灌得我爛醉如泥。『行者大惱，捏了拳頭，望着毫毛行者亂打亂罵道：『你這狗才，略略放你走動，便去纏住情妖麼！』那毫毛行者哀哀啼哭，也只得跳上身來。當時行者收盡毫毛，走下愁峯。

第十二回 關雎殿唐僧墮淚 撥琵琶季女彈詞

行者拽起脚，走到一座樓臺。明明是箇飲虹臺，卻不見個師父。越發心中焦急。忽然回轉頭來，只見面前一帶綠水，中間有一水殿，殿中坐着兩個戴方巾的人。行者有些疑惑，慌忙跳在近樓的山上，伏在一個山凹裏仔細觀看，見殿上有四個青花繡字：

關雎水殿

真是錦牆列繡，繡地成文；桂棟蘭枌，梅梁蕙閣。殿圍都是珊瑚，錯落闌干，日久年深，早有碧藍水草，結成蟲篆。殿中兩個人兒：一個戴九花太華巾，一個戴時式洞庭巾。那戴九華巾的面白唇紅，清眉皓齒，宛是唐僧模樣，只是多了一頂巾。行者又驚又喜，暗想那九華

巾的分明是師父，爲何藏了巾？看看小月王又不像個妖精。疑來疑去，心中如結。正要現原身，拖着師父走罷，又想：師父萬一心邪，走到西方，亦無用處。仍舊伏在山凹，定睛再看。一心只要辨出師父邪正。只見下面洞庭巾的便對唐僧道：「晚霞頗妙，陳先生起來闌步噯。」那戴九華巾的唐僧道：「小月王先請。」他兩個攜了手走上一個欲滿閣上，閣上有幾張單條，都是些名人書畫。傍邊又有一幅小箋，題着幾個綠字：

青山抱頸，白澗穿心，玉人何處，空天白雲。

兩個閑走片時，聽得竹林裏面隱隱有聲，戴巾的唐僧便倚斜闌而聽。當時一陣松風，吹來字句，他唱道：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人在玉墜金鈎帳？

幾個瀟湘夜雨舟？

姐兒半夜裏打被頭，

爲何郎去你哂勿留留？

若是明夜三更郎勿見，

剪碎鴛鴦浪錦裘。

唐僧聽罷，點頭墮淚。小月王道：「陳先生，想是你離鄉久了。聞得這等聲音，便生悲切。且去插青天樓上聽彈詞去。」兩個又話一番，走下欲滴關來。忽然不見。

你道爲何不見了？原來插青天樓與關雎水殿還差一千間房子，一望看去，都是抽芳繞靈，接翠分衛；垂柳萬根，高桐百尺。他兩個曲曲折折兒在裏邊走，行者在對面山凹那得看見？歇了一個時辰，忽然

見一座高樓上，依然九華巾唐僧，洞庭巾小月王兩把交椅，相對坐着。面前排一柄碧絲壺，盛一茶壺，兩隻漢式方茶鍾。低磴上又坐着三個無目女郎，一個叫做隔牆花，一個叫做摸檀郎，一個叫做背轉娉婷。雖然都是盲子，倒有十二分姿色。白玉酥胸，穩貼琵琶一面。小月王便叫：『隔牆花，你會唱幾部古事？』隔牆花道：『王爺，往者苦多，來者苦少。古事極多，只憑陳相公要唱那一本。』小月王道：『陳相公也極托熟，你且說來。』隔牆花道：『舊古事不消說，只說新的罷。有玉堂暖話，則天怨書，西游談。』小月王道：『西游談新，便是他，便是他。』女郎答應，彈動琵琶，高聲和調：

詩曰

莫酌笙歌掩畫堂，  
暮年初信夢中長，  
如今暗與心相約，  
靜對高齋一炷香。

隔牆花又彈二十七聲，淒楚琵琶調，悠揚遠唱，唱道：

天皇那日開星斗，

九辰五部立乾坤，

彈日尋雲前代蹟，

魚雲珠雨百般形。

無懷氏銀竹多奇節，

葛天王瑞葉盡香凝；

龍蛇心畫傳青板，

烏鬼花書掛玉箏；

山文石字俱休話，

路叟嵩封且慢論；

玉沉西海圖華錦，

寶路庭中賞正臣；

許由天子逃龍袞，

奉送山河虞舜君，

十有四年鐘石變，

洞庭長者掌人民；

桑林曾有成湯拜，

鹿臺珠袖淚繽紛；

兩旗風鐵開清界，

鉤陳壘上武周存；

春秋欲弔吳王石，

戰國悲哀曆并人；

燕邦壯士衣冠白，

太子雄心天上紅，

點點筑聲徵羽換，

易水飛雲雲萬層；

圖秦不就六國死，

去秦稱皇刻碣文；

誰聞三世秦皇帝？

人魚燭盡海東昏。

佳人駿馬歌詩慘，

拔山纔罷哭秋風；

有心四皓空山坐，

無累張郎伴赤松。

真人雲氣三千丈，

五岳齊呼一萬春。

草黃木落先天數，

董劍磨刀斬卯金。

傅粉君王傳六代，

綵霜玉露織冰文；

九六運窮天子死，

逼出明明唐太宗。

家庭事黑人難探，

莫學詩人諷睿令，

只爲昔年烽警日，

三月桃花照玉聰，



馬前滿月臨弓影，

天上連星入劍虹，

赤老無心悲玉石，

鱗師不管痛湘魂，

一夜沙風冤鬼葬，

山谷年年獻淚紋。

一聲只怨唐天子，

那管你梅花上苑新！

話說唐天子坐朝方退，便飲酒賞花，忽然睡着，夢見一個

龍王，叫聲：『天子救我性命，救我性命！』

又弄一種泣月琵琶調，續唱文詞：

宮中天子懸河勳，

傳出金牌告衆臣；

急召斬龍天使者，

白黑將軍兩用心。

王言如絳今顛到，

蝴蝶飛騰殺老龍，

龍王那肯無頭過？

明月銀宮鬧殿門。

來朝懶駕龍駒出，

宮中聖主拜醫生。

鬼來五日天王法，

九地森森對古人。

作弊陰宮加日月，

玉鸞重響太微明。

死生反覆唐皇帝，

回頭山川昔日同，

天王也唱悲哉句，

百年世上似浮蟲，

井下幽人何日度，

便請那玄奘和尚陳，

金鐘玉磬呼迷溺，

墨袖繙旗呪往生，

大士現身來說法，

故造西方趕聖僧，

中國界前僧走馬，

虎屋傷悲天鑿人，

雙叉嶺頂翻梵典，

五行山底納門生，

石澗黃龍吞紫鹿，

香林白壁變紅鱗，

風吹火眸西路杏，

靈吉飛來百難空，

智猴占得啖爨上，

負豕一塗拜老僧，

流沙日暮嘶千里，  
豚魚終是池中物，  
人參樹拔哀猿叫，  
金公別去僧成虎，  
蓮花玉洞懸長夜，  
唐僧翻舞狂風裏，  
道釋不須頻鬪擊，  
金金不尅心神旺，  
兩箇心兒天地暗，  
芭蕉殺盡山坡火，  
萬鏡樓中遲日夜，  
雜識同歸淨悟中，  
慢把清箏代晚鐘，  
白骨夫人立茂林，  
恰好牛哀第二人，  
索鹿山前掛壽星，  
御弟沉淪黑水中，  
敗血玄黃一樣空，  
水水相逢長老窮，  
一雙猴聖騙觀音，  
綠楊解馬去行行，  
不知那一日見天尊？

隔牆花唱罷，眠倒琵琶，長嘆一聲，飄然自遠。

卻說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中疑惑。暗想：「萬鏡樓中，是我昨日的事，他卻爲何便曉得？」無明火發，怒氣重重，一心只要打殺小月王，見個明白。

第十三回 緣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

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頭火發，耳中拔出棒來，跳在樓上亂打。打着一個空，又打上去，仍舊打空。他當時便罵：「小月王，你是那國國王，敢騙我師父在這裏？」那小月王也似不聞，言笑如故。行者又罵：「盲丫頭，臭婆娘，你爲何作着有頭髮的和尙在此唱曲哩？」三個彈詞女子都似不聞。又叫：「師父走路，」唐僧也不聽得。行者大怪道：「老孫做夢麼？還是青青世界中人都是無眼，無耳，無舌的呢？好笑好笑。等我再看師父邪正，便放出大鬧天宮手段，如今不可造次。」依舊藏了金箍棒，跳在對面山上，睜眼而看。

只見唐僧一味是哭，小月王道：「陳先生不要只管淒楚，我且問你，鑿天之事如何？若決意不去了，等我打發「踏空兒」叫他回去罷。」唐僧道：「昨日未決，今日已決，決意不去了。」小月王大喜，一面令人傳旨，叫「踏空兒」不必鑿天，一面叫女子弟梳束搬戲。女子弟們一齊跪上：「稟王爺，今日搬不得戲。」小月王道：「歷上只有宜祭祀，不宜祭祀；宜栽種，不宜栽種；宜入學，不宜入學；宜冠帶，不宜冠帶；宜出行，不宜出行；不曾見不宜做戲。」子弟又稟：「王爺，不是不宜，卻是不可。陳先生萬種愁思，千般悲結，做了傳神戲，又要惹哭。」小月王道：「怎麼處呢，搬今戲不要搬古戲罷。」女子弟道：「這個不難，若搬古戲，還要去搬，若搬今戲，不搬便是。」小月王道：「亂話！今日替陳先生賀喜，大開茶席，豈有不搬戲之理。隨你們的意思做幾齣，倒有些妙處。」女子弟應聲

而退。傍邊兩個女侍兒又換茶來。

當時唐僧坐定，後房一陣鑼鼓，一陣畫角，一陣吶喊。只聽得臺上鬧吵吵說：『今日做「高唐烟雨夢」一本傳奇，先做「孫丞相」五齣，好看好看。』行者俯伏在山凹裏，聽得明白，想一想道：『有個「孫丞相」，又有個「高唐夢」，想是一個一個通要做完纔散席動身哩。等我往那邊尋口茶喫，再來若我家老和尚便好。』忽然耳朵背後有些尼音，回頭看看，只見一個道童，年可十三四，高叫：『小長老，小長老，我來陪你看戲。』行者笑道：『乖乖曉得老子在此，就來相尋哩。』道童道：『你不要耍我，我家主人勿是好惹的。』行者道：『你的主人叫做什麼名字？』道童道：『是好賓客，喜游觀，綠竹洞主人。』行者笑道：『妙妙！茶解戶一定要他當了。小官人權替我在此坐一回，一來看戲，二來看他散席不散席，等我走到貴主人處取

些救火資糧。若是他們散了，煩勞小官人即刻進來話一聲。」道童笑吟吟道：「這個不難，洞裏又無阻隔，你自進去，等我住在這裏。」行者大喜，便看著烏洞洞那個所在，亂跳亂走。

跳到一光明石洞，當面擺著一個老翁。老翁道：「長老何來？裏邊請茶。」行者道：「若是無茶，我也不來。」老翁笑道：「茶也未必，長老自去。」行者道：「若是無茶，我也不去。」兩個竟像相知，一頭笑，一頭走。走過一張石梯，忽見臨水洞天。行者道：「到了宅上哩。」老翁道：「還未，這裏叫做古晚郊園。」行者定睛觀看，果然好個去處。只見左邊一帶郊野，有幾塊隨意石，有十來枝亂蘆葉，擁着一間草屋。門前一枝大紫柏，數枝纏烟楓，橫橫整整，織成風雨山林。林邊露出一半竹籬，籬邊斜種三兩種草花。一個中年人拄着綠錢杖，在水灘閑步。忽然坐下，把手捧起清水，漱齒不止。漱



了半個時辰，立起身來，望東南角上，怡然獨笑。行者見他這等笑，也望東南看看，並不見高樓翠閣，並不見險壁奇巒，惟有如雲如霧，如有如無，兩點山色而已。

行者一心想着喫茶，那得有山水之情。同了老翁，望前覓走。忽然又到一個洞天。老翁道：「這裏也不是舍下，叫做擬古大昆池。」只見四面一百座翠閣峯，有仰面如看天者，亦有俯如飲水者，有如奔者，亦有如眠者，有如喊作聲者，亦有對面如儒者坐，有如飛者，有如鬼神鼓舞者，亦有如牛，如馬，如羊。」行者笑道：「石人石馬都已鑿完，還不立墓碑，想是沒人做銘哩。」老翁道：「小長老不消弄口，你且看看水。」行者果然低着頭，仔細觀看。只見水中又有一百座倒插翠閣峯，水面綉紋，盡是山林圖畫。行者正得意時，忽有一根兩根蘆葦裏蘊出幾隻漁船，船頭上多坐着蓬頭垢面老子，不知唱些甚

麼，又不是漁家樂，又不是採蓮歌。他唱道：

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客官要問朦朧世界何處去，推去略略板，扳來望南搖，搖又推，推又板。

行者聽得「朦朧世界」四個字，便問老翁道：「這朦朧世界在那裏？」老翁道：「你要尋那一個哩？」行者道：「我有敵親秦始皇，如今搬在朦朧世界，要會他一句說話。」老翁道：「你要去便渡過去。這一帶青山，都是他後門哩。」行者道：「若是這等大世界，我去沒處尋他，不去了。」老翁道：「我也是秦始皇的故人，你若怕去，有話竟說與我，我明日相見便講。」行者道：「我又有一個敵親，叫做唐天子，要借敵親秦始皇的驅山鐮一用。」老翁道：「哎喲！哎喲！剛剛昨日借去。」行者道：「借與那個？」老翁道：「借與漢高祖了。」行者笑道：「你這樣老人，還學少年說哩。漢高祖替秦始皇鑿死冤

家，爲何肯借與他？」老翁道：「小長老，你還不知那秦漢當時的意氣，如今消釋了。」行者道：「既是這等，但見秦始皇替我說話，再過兩日，等漢高祖用完，我來借罷。」老翁道：「如此卻妙。」

行者話了一陣，一發口乾起來，亂嚷：「茶喫，茶喫，」老翁笑道：「小長老，是始皇令親，我老人家是始皇故人，總是一家骨肉，要茶就茶，要飯就飯，請進舍下去。」兩個又走過翠圍峯，尋條別徑，竟到綠竹洞天。但見青苔遍地，管籥危天。當中四間紫竹屋，慌忙走進裏面，原來正梁是湘妃竹，棟柱是泥青竹，兩扇板門是風人竹，織成竹絲板，擺一隻方竹床，帳子也是竹衣紙的。老翁走到後堂，取出兩碗蘭花玉茗茶。行者接在手中，喫了幾口，方纔渴定。老翁便攜過一隻油竹儿，四把翠皮竹椅，兩個對坐了。老翁就問行者的八字。行者笑道：「我替你不過偶爾相逢，不結兄弟，又不合婚姻，要我八字怎

的。」老翁道：「我算天池數命，無有不準。小長老既是我敵故人秦始  
皇的令親，我要替小長老算算命，看後邊有些好處，也是吾故人一臂  
之力。」行者仰了面想想，便答道：「我八字絕妙，」老翁道：「算  
還不會算，先曉得好哩。」行者道：「我平日專好求人算命，前年有  
一青衣算者算我的命，剛剛話得八字。那算者大大失驚，立起對我唱  
個大喏，連聲「失敬，失敬，」叫我「小官人，你這八字替齊天大聖  
的八字一線不差的。」我想將起來，齊天大聖曾在天宮發惱，顯個大  
威靈，如今又成佛快了，我八字若替他一樣，那得不好。」老翁便道：  
「齊天大聖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行者道：「便是我也是甲子正月  
初一日生的。」老翁笑道：「人言道：「相好命好，命好相好，」果  
然說得不差，不要說你的八字，便是模樣也是獼猴臉。」行者道：難  
道齊天大聖也是個獼猴臉哩？」老翁笑道：「你是個假齊天大聖是獼

糊猴臉；若是真齊天大聖，直到一個糊猴精。」行者低頭笑笑，便叫老翁快些推命。

原來孫行者石匣生來，不曾曉得自家八字，唯有上宮玉笈，注他生日，流傳於深山秘谷之中。當時用個騙法，一哄哄出，老翁那知是行者空中結搆。便替他講起命來道：「小長老，你不要怪我，我不會當面奉承。」行者陪笑道：「不面奉承更好。」老翁使道：「你是太簇立命，林鐘爲仇，黃鐘爲恩，姑洗爲忌，南呂爲難。今月是個羽月，正犯難星，該有橫事。閏氣一干，還有變宮星到命。變宮是個月主，經云：「逢着變宮奇遇到，佳人才子兩相逢。」論起小長老既然出家，不該說起夫妻之事，論起命來，又該合婚。」行者道：「合過些乾婚，當得數麼？」老翁道：「總是婚姻，不論乾濕。卻是你命裏又逢着姑洗角星，是個忌星，忽然又有南呂羽星到命，又是難星。經

云：「忌難並逢名聖海，石人石馬也難當。」論起這個來，你又該有添人進口之慶，有親人離別之悲。」行者便問添一個師父，別一個師父，當得數麼？」老翁道：「出家人也替得過了。只是今日過去，後邊還有奇處。明日便進商角星，卻該殺人。」行者暗想，殺人小事，一發不怕。老翁又道：「三日後進，一變微星。經云：『變微別號光明宿，困蒙老子也清靈。』卻是難中有恩，恩中有難。又有日，月，水，土，四大變星臨命，又恐小長老要哭死一場纔活哩。」行者笑道：「生死甚沒正經，要死便死幾年，要活便活幾年。……」

兩個講得正酣，只見道童急急奔來，叫：「小長老，戲文將散了，『高唐夢』已醒了，快走快走！」行者慌別了老翁，謝了道童，依着舊路而走。走到山凹裏，一心看看樓上，只聽得人說「高唐夢」還有一段曲子未完。行者聽得，又睜眼看戲，只見臺上扮出一道人，

五個諸仙模樣，聽他口中唱道：

度卻顛愚這一人，

把人情世故都談盡。

則要你世上人，

夢回時，

心自付。

行者看罷，又見臺上人闍說：「『南柯夢』倒不濟，只有『孫丞相』做得好。原來『孫丞相』就是孫悟空，你看他的夫人這等標致，五個兒子這等風華，當初也是個和尚出身，後來好結局，好結局！」

原书空白页



第十四回 唐相公應詔出兵 翠繩孃池邊碎玉

行者在山凹裏聽得明白，道：『老孫自石匣生來，是個獨獨光光，完完全全的身子。幾曾有匹配夫人？幾曾有五個兒子？決是小月王一心歡喜師父，留他不住，恐怕師父想我，只得冤枉老孫，編成戲本，說我做了高官，做了丈夫，做了老尊，要師父回心轉意，斷絕西方之想。我也未可造次，再看他光景如何？』忽見唐僧道：『戲倒不要看了，請翠繩孃來。』登時有個侍兒，又擺着一把飛雲玉茶壺，一隻瀟湘陶茶盞。頃刻之間，翠繩到來。果是媚絕千年，香飄十里，一個奇美人！行者在山凹暗想：『世間說標致，多比觀音菩薩，老孫見觀音菩薩雖不多，也有十念次了，這等看起來，還要做她徒弟哩。且

看師父見她怎樣？」

翠娘方纔坐定，只見八戒沙僧跟在後邊？唐僧怒道：「豬悟能昨夜在小畜宮中窺探，驚我愛姬，我已逐你去了，爲何還在這裏？」八戒道：「古人云：『大氣不隔夜，』陳相公饒我這一次。」唐僧道：「你若不走，等我寫張離書，打發你去。」沙僧道：「陳相公要趕我們去，我們使去。丈夫離妻子，要寫離書，師父離徒弟，不消寫得離書。」八戒道：「這個不妨，如今師徒做夫婦的多哩。」但不知陳相公叫我兩人往那裏去？」唐僧道：「你往妻子處去，悟淨自往流沙。」沙僧道：「我不去流沙河住了。我到花果山做假行者去。」唐僧道：「悟空做了丞相，如今在那一處？」沙僧道：「如今又不做丞相了，另從一個師父，原到西方。」唐僧道：「既如此，你兩個路上決然撞着他，千萬極力阻當，叫他千萬不要到青青世界來纏擾。」即便討取筆

硯，磨濃了墨，舖開了紙，寫起離書；

悟能，吾賊也，賊而留之，吾窩也。吾不窩賊，賊無宅；賊不戀吾，吾自潔。吾，賊合而相成，吾，賊離而各得。悟能吾無愛於汝，汝速去！

八戒大慟，收了離書。唐僧又寫：

寫離書者，小月王之愛弟陳玄奘也。沙和尚妖精容貌沉深，雜識未斷，非吾徒也。今日逐也，不及黃泉，不見也，離書見證者，小月王也。又一人者，翠繩娘也。

沙僧大憫，接得離書，兩個一同下樓，竟自去了。唐僧毫不介意，對小月王笑道：「小弟道累也。」便問：「翠娘，朝來何事？」翠娘道：「情思不快，做得一首烏棲曲，願爲君歌之。」當時便歛袖攢眉，歌聲宛轉，歌曰：

月華二八星三五，

丁丁漏水琴琴鼓，

相思相憶阻河橋，

可憐人度可憐宵。

歌罷，悲不自勝，叫：「相公，姻緣斷矣！」抱住唐僧大憫。唐僧愕然，只是好言解慰。翠娘哭道：「別在須臾，你還是這等。」把手

一指，叫：「相公，你看南方，便知明白。」唐僧回轉頭來，只見一簇軍士，擁着一面黃旗，飛馬前來。唐僧便覺慌忙，不多時樓上都是軍馬，有著紫衣的捧着詔書，對唐僧作揖道：「小官是新唐差官。」便叫軍士替「殺青大將軍」易了衣服，慌忙擺定香案。唐僧北面而跪，紫衣南面讀詔，讀罷，紫衣又取出五花節授與唐僧道：「將軍，不得逗留！西虜勢急，即日起兵。」唐僧道：「你這官兒不曉事也，等我別別家小。」抽身便進後堂拜翠娘，翠娘見唐僧做了將軍，匆匆行色，兩手攤住，哭倒在地。便叫：「相公，教我怎麼放得你去？你的病殘弱體，做將軍時，朝宿風山，暮眠水澗；那時節沒有半箇親人看你。增一件單衣，減一領白搭；都要自家愛惜，調和寒冷。相公，你牢記着我別離時說話：軍士不可苛刑，恐他毒害；降兵不可濫收，恐他劫寨；黑林不可亂投，日落馬嘶不可走；春有汀花不可踏，夏有

夕涼不可納；悶來時不可想着今日，喜的時不可忘了妾身；呀！相公，叫我怎麼放得你去？同你去時，恐犯你將軍令，放你自去，相公，你豈不曉淒風夜夜長，倒不如我一線魂靈，伴你在將軍玉帳罷。」  
唐僧，翠娘捲做一團大哭，捲來捲去，捲到一個碎玉池邊，只見翠娘飛身下水。唐僧痛哭，連叫「翠娘蘇醒！」外面紫衣使者飛馬走進，奪了唐僧軍馬，一齊簇擁，竟奔西方去了。

## 第十五回 三更月玄奘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天已入暮。行者在山凹裏見師父果然做了將軍，取經一事，置之高閣，心中大亂。無可奈何，只得變做軍士的模樣，渾入隊中亂滾。滾過了一夜，次早平明，唐僧登坐帳中，教軍士把招軍買馬旗兒扯起，軍士依令。到得午時，所投將士，便有二百萬名。又亂滾滾過了一日。唐僧便遣一個白旗小將，叫做親身小得，當夜傳令造成金鎖將臺，編成將士名冊，明夜登臺，逐名點將。次夜三更，明月如晝，唐僧登臺，教分付衆將：『我今夜點將，不比往常，聽得一聲鐘響，軍士造飯，兩聲鐘響，披掛，三聲鐘響，定性發憤，四聲鐘響，臺下聽點。』白旗小將得旨，叫：『衆將聽令！將軍分付，今夜點將，不比

往常，聽得一聲鐘響，造飯，兩聲鐘響，披掛，三聲鐘響，定性發憤，四聲鐘響，聽點，不得遲怠！」合營將士道：「嗚！將軍有令，那敢不從。」唐僧又叫白旗分付：「一應軍士，不許叫我將軍，要叫我長老將軍。」白旗小將又逐營分付一遍。

臺上撞起鐘聲一響，軍士聽得，慌忙造飯。唐僧又叫白旗小將分付衆將，當面點過，要把平生膂力，一齊獻出，不許渾帳答應，胡行亂走。臺下撞起兩聲鐘響，軍士慌忙披掛，唐僧叫白旗把點將旗扯起，分付營中水道山壑，俱要詳密，一應異言異服，說客游生，放進營中者，取首級。白旗依令，分付了一遍。唐僧又叫白旗：「你分付營中將士，臨點不到者，取首級。往來轅門，取首級。推病托疾，取首級。左顧右盼者，取首級。白薦者，取首級。越次者，取首級。跳叫者，取首級。匿長者，取首級。頂名替身者，取首級。交頭互耳，



取首級。挾帶女子，取首級。游思妄想者，取首級。心志不猛者，取首級。爭鬥尙氣者，取首級。一傳罷，臺上三聲鐘響，營中各各定性發憤。唐僧也閉著兩眼，嘿坐高臺皓月之下，半箇時辰光景，臺上鐘聲四響，合營將士，齊到臺前聽點。但見：

旌旗律律，劍戟森森；旌旗律律，配着二十八星，斗羽左，牛羽右，宿宿分明。劍戟森森，合着六十四卦，乾斧奇，坤斧偶，爻爻布列。寶劍初吼，萬山猛虎無聲；犀甲如鱗，四海金龍滅色。一個個兇星惡曜，一聲聲霹靂雷霆。

唐僧便依着冊子，逐名點過，高叫：「將士，我在軍中發不得慈悲心了，各人用心，自選斧鉞。」登時飛旗下令，一連唱過六千六百五名將士，忽然叫着：「大將豬悟能。」唐僧見了名姓，便已曉得是八戒，只是軍中禮肅，不便相認。便叫：「那員將士，你形容醜惡，莫

非是妖精麼？」便叫白旗推出斬首。八戒一味磕頭，連叫：「長老將軍，請息怒，容小人一言而死。」八戒道：

本姓豬，排行八，

跟了唐僧上西土，

半途寫得離書惡。

忙投妻父庄中去，

庄中妻子歸枯壑。

歸枯壑，

依舊回頭走上西，

不期撞着將軍關，

伏望將軍救小人，

收在營中燒火罷。

唐僧面上微笑，叫白鼯放了綁。八戒又一連磕了一百箇頭拜謝。

唐僧又叫：「女將花籃，一員女將，飛馬揆刀，營中跳出，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

呼吸精華天地枯，

腰間插把飛蛟劍，

單斬青青美丈夫。

叫：「大將孫悟空。」唐僧變色，一眼看着臺下。卻說行者在亂軍中過了三日，早已變做六耳獼猴模樣的一個軍士。聽得叫着「孫悟空」三字，飛身跳出，俯伏於地道：「小將孫悟空，運糧不到，是他兄弟孫悟幻，情願替身抵陣，敢犯長老將軍之律令。」唐僧道：「孫悟幻你是什麼出身？快供狀來，饒你性命。」行者便跳跳舞舞說出幾句。他道：

昔日是妖精假冒行者名，

自從大聖別唐僧，

便結婚姻親上親。

不須煩問姓和名，

六耳獼猴孫悟幻大將軍。

唐僧道：「六耳獼猴是悟空的讎敵，如今念新恩而忘舊怨，也是個好人。」叫白旛小將把一領先鋒鐵甲賜與孫悟幻，教他做個披掛先鋒將。

將士點畢，唐僧連傳號令，教軍士擺個美女尋夫陣。趁此明月，殺入西戎。

兵入西戎境界，唐僧叫軍士把一色小黃旗爲號。毋得混淆。軍士聽令，擺定旗面，一住又走，轉過山勢勢頭，撞著一簇青旗人馬。行

「者是个先鋒將士，登時跳出。那一簇人馬中間，有一个紫金冠將軍，舉刀迎敵。」行者問：「來者何人？」那將軍道：「我乃波羅蜜王便是，你是何人，敢來挑戰？」行者道：「我乃大唐殺青掛印大將軍部下先鋒孫悟幻。」那將軍道：「我是大蜜王，正要奪你。」大蜜王輪刀便斫，行者道：「可憐你這樣無名小將，也要污染老孫的鐵棒。」舉棒相迎，戰了數合，不分勝負。那將軍道：「住了，我若不通出家譜不表出名姓。便殺了你，你做鬼的時節，還要認我做無名小將。等我話个明白罷。我波羅蜜王不是別人，我是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行者嫡嫡親親的兒子。」行者聽得，暗想道：「奇怪，難道前日搬了真戲文哩？如今真賊現在，還有何處著假？但不知我還有四个兒子在那裏？又不知我的夫人死也未會？倘或未死，如今不知做什麼勾當。又不知此是最小兒子呢，還是最大兒子呢？我欲待問他詳細，只

是師父將令森嚴，不敢觸犯。且探他一探看。」便喝道：「孫行者是我義兄，他不曾說有兒子，爲何突然有起兒子來？」那將軍道：「你意不曉得其中之故，我蜜王與我家父行者原是不相識的父子。家父行者初起在水簾洞裏妖精出身，結義一個牛魔王家伯，家伯有一個不同床之元妃羅刹女，住在芭蕉洞裏者，此卽家母也。只因東南有一唐僧，要到西天會會佛祖，請家父行者權爲徒弟。西方路上，受盡千辛萬苦，忽然一日撞着了火燄危山，師徒幾衆，愁苦無邊。家父當時有些見識，他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暫滅弟兄之義，且報師父之恩。逕到芭蕉洞裏，初時變作牛魔王家伯，騙我家母，後來又變作小蟲兒，鑽入家母腹中。住了半日，無限攪抄。當時家母忍痛不過，只得將芭蕉扇遞與家父行者。家父行者得了芭蕉扇，扇涼了火燄山，竟自去了。到明年五月，家母忽然產下我蜜王，我一日長大一日，智慧

越高，想將起來，家母腹中一番，便生了我，其爲家父行者之嫡系正派，不言而喻也。」話得孫行者哭不得，笑不得。……

正忙亂間，只見西北角上，小月王領一枝兵，紫衣爲號，來助唐僧。西南角上又有一枝玄旄鬼兵來助蜜王。蜜王軍勢猛烈，直頭奔入唐僧陣裏，殺了小月王，回身又斬了唐僧首級。一時紛亂，四軍大殺。孫行者無主無張，也只得隨班作揖。只見玄旄跌入紫旄隊裏，紫旄橫在青旄上面，青旄一首，飛入紫旄隊裏，紫旄走入黃旄隊，黃旄斜入玄旄隊裏，有一面大玄旄，半空中落在黃旄隊，打殺黃旄人，黃旄隊奔入青旄隊，奪得幾面青旄來，被紫旄人一併搶去，紫旄人自殺了紫旄人，幾百餘首紫旄跌入血中，染成荔枝紅色，被黃旄人拾入隊裏，青旄人走入玄旄隊，殺了玄旄人，小玄旄數首，飛在空中，落在一枝松樹之上，黃旄隊一百萬人落在陷坑，一百面黃小令旄飛入青小

令旗中，雜成鴨頭綠色，紫小令旗十六七面跌入青旗隊裏，青旗隊送起，又在半空中飛落玄旗隊裏，倏然不見。行者大憤大怒，一時難忍。



第十六回 虛空尊者呼猿夢 大聖歸來日牛山

行者一時難忍，現出大鬧天宮，三頭六臂法身，空中亂打，背後一人高呼：「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了。」行者回頭轉來，便問：「你是那一國的將士，敢來見我？」擡頭只見一座蓮臺，坐着一尊者，又叫：「孫悟空此時還不醒麼？」行者方纔住棒。便問尊者：「你何人？」尊者道：「我是虛空主人，見你住在假天抑久了，特來喚你，你的真師父，如今餓壞哩。」行者有些醒路，恍然往事皆迷，一心耐定，更不回頭。只是拜懇主人，祈求指教。虛空主人道：「你方纔在鯖魚氣裏，被他纏住。」行者便問鯖魚是何等妖精，能造乾坤世界？虛空主人道：「天地初開，清者歸于上，濁者歸于下，有一種半

清半濁歸于中，是爲人類。有一種大半清，小半濁，歸于花果山，卽生悟空。有一種大半濁，小半清，歸于小月洞，卽生鯀魚。鯀魚與悟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世。只是悟空屬正，鯀魚屬邪，神通廣大，卻勝悟空十倍。他的身子又生得忒大，頭枕崑崙山，腳踏幽迷國。如今「實部天地」狹小，權住在「幻部」中，自號青青世界。」行者道：「何謂幻部實部？」主人道：「造化有三部：一無幻部，一幻部，一實部。」卽說偈曰：

也無春男女，

乃是鯀魚根，

也無新天子，

乃是鯀魚龍。

也無青竹箒，

乃是鯀魚名。

也無將軍詔，

乃是鯀魚文。

也無鑿天斧，

乃是鯀魚形。

也無小月王，

乃是鯖魚精。

也無萬鏡樓，

乃是鯖魚成。

也無鏡中人，

乃是鯖魚身，

也無頭風世，

乃是鯖魚輿。

也無綠珠樓，

乃是鯖魚心。

也無楚項羽，

乃是鯖魚魂。

也無虞美人，

乃是鯖魚昏。

也無閻羅王，

乃是鯖魚境。

也無古人世，

乃是鯖魚成。

也無未來世，

乃是鯖魚疑。

也無節卦帳，

乃是鯖魚宮。

也無唐相公，

乃是鯖魚弄。

也無歌舞態，

乃是鯖魚性。

也無翠巖啼，

乃是鯖魚盡。

也無點將臺，

乃是鯖魚動。

也無蜜王戰，

乃是鯖魚閃。

也無鯖魚者，

乃是行者情。

說罷，狂風大作，把行者吹入舊時山路。忽然望見牡丹樹上，日色還未動哩。

卻說真唐僧春睡醒來，看見眼前男女早已散了，心中歡喜。只是不見了悟空，叫醒悟能，悟淨，問：「悟空那裏去了？」悟淨道：「不知，」八戒道：「不知。」忽見東南上木叉領一個白面和尙駕朵祥雲，翩然而下。叫：「唐長老，你收着新徒弟，大聖就來也。」慌得唐僧滾地下拜。木叉道：「觀音菩薩念你西方路上辛苦，又送一個

小徒弟在此。只他年紀不多，要求長老照顧照顧。菩薩已取他法名叫悟青。菩薩說悟青雖是長老第四個徒弟，却要排在悟空之下，悟能之上，湊成「空青能淨」四字。「唐僧領了菩薩法旨，收了徒弟，送上木叉不題。原來鯖魚精迷惑心猿，只爲要喫唐僧之肉，故此一邊纏住大聖，一邊假做小和尚模樣，哄弄唐僧。那知大聖又被虛空尊者喚醒，正是「妖邪用盡千般計，心正從來不怕魔。」

卻說行者在半空中走來，見師父身邊坐着一個小和尚妖氣萬丈，他便曉得是鯖魚精變化，耳朵中取出棒來，沒頭沒腦，打將下去。一個小和尚忽然變作鯖魚屍首，口中放出紅光。行者以目送之，但見紅光裏面，又現出一座樓臺，樓中立着一個楚霸王，高叫：「虞美人請了。」一道紅光，逕奔東南而去。唐僧便叫：「悟空，餓死我也！」行者聽得，忙慌回轉，向師父唱個大喏，將前事從頭到尾，備說一

還。原來唐僧見悟空不來，心中焦急，來的時節，又打殺了新來徒弟，勃然大怒，正要責他幾句，忽見新徒弟是個鱈魚屍首，早已曉得行者是箇好意，新徒弟是個妖精。當時又見行者說得如此利害，方纔回曠作喜道：「徒弟辛苦也！」八戒道：「悟空去妻子是辛苦，我們受辛苦，師父倒要說耍子哩。」唐僧喝住八戒，便問：「悟空，你在青青世界過了幾日，吾這裏如何只有一個時辰？」行者道：「心迷時不迷。」唐僧道：「不知心長還是時長？」行者道：「心短是佛，時短是魔。」沙僧道：「妖魔掃盡，世界清空，師兄，你如今仍往前村化飯，等師父靜心坐一回，好走西路。」行者道：「說得是，」向前便走，走了百餘步，突然撞着山神土地，行者喝道，「好土地噯，我前日要尋你問一件事情，念了咒子，你們只是不來，天下有這樣大地！快快伸手過來，打了一百再講。」土地道：「方纔大聖爺爺被情

魔攝入天外，小神力最有限，那能走到天外來磕頭？願大聖將功折罪。」行者道：「你有什麼功呢？」土地道：「豬八戒老爺耳朵裏花圈是小神親手取出來的。」行者便喝退土地，一心化飯。急忙跳在空中，看見那邊有個桃花畔，一條煙絲從樹林中隱隱透起。登時按落雲頭，近前觀石，果然是一好人家。行者跑入裏面，正要尋人化飯，忽然走到一個靜舍，靜舍中間坐着一個師長，聚幾個學徒，在那裏講書。你道講那一句書？正講着一句：「範圍天地而不過。」